皇清經解續編

讀儀禮記一　武進張惠言皋文著

士冠禮

筮日主人朝服有司如主人服注云筮必朝服尊蓍龜之道少牢筮日與祭同服朝服特牲筮日亦與祭同服則冠端元之為朝服非元端決矣

疏云此元端朝服而筮者是諸侯之士則諸侯與其臣與子加冠同服元冕以筮與其臣與子加冠同服皮弁以筮日天子與其臣與子加冠同服元冕以筮日矣案士喪禮卜日族長涖卜宗人吉服注云元端雜記云大夫卜宅占者皮弁如筮占者朝服士喪注吉服為元端者以特牲筮日元端不可過之也然特牲實朝服則此吉服亦

宜爲朝服蓋士卜筮皆朝服大夫卜皮弁筮朝服記曰君卜
夫人世婦入蠶用皮弁則天子諸侯之卜亦用皮弁矣少牢
注祭義云易抱龜南面天子袞冕北面是爲祭而卜服祭服
爲他事卜筮皮弁孝經注云卜筮冠皮弁衣素積白王同之
不改易書王與大夫盡弁以啟金縢之書鄭以爲爵弁承天
變之服疑亦皮弁卜服耳疏以天子諸侯之臣與天子諸侯
同冕弁爲異蓋非
所卦者注云所以畫地記爻案少牢卦者在左坐卦以木畫地
者此木也又下筮人書卦注云以方寫所得之卦則所卦者
兼有木方二物
疏云所卦者所以畫地記爻者古用木畫地今則用錢以三少
爲重錢重錢則九也三多爲交錢交錢則六也兩多一少爲
單錢單錢則七也兩少一多爲坼錢坼錢則八也案此用錢
特以記爻非代筮也以錢擲法不知始于何時諸家援此爲
據則非
布席于門中閾西閾孔沖遠以爲門止有一扉則以爲有
二案聘禮疏先云聊爲一閾言之下乃申二閾之說蓋一閾
爲古說二閾乃賈意也案此文云門中閾西不言東閾西閾
則惟一閾明矣鄭注論語立不中門云立行不當閾閾之中
央則鄭以一閾可知
主人卽位于門東有司卽位于西方下云布席于門中門中考
門屋之中則門東西方並門屋之外也筮人進受命注云自

西方而前右還卽席坐西面注云東面受命右還北行就席
疏云以其主人在門外之東南席在門中故知右還北行乃
得西面就席坐也是注疏義如此少牢筮日主人門東史東
面受命于主人西面于門西述命則似筮席陳處爲門西門
東當在席之東者彼文不詳大分言之闑西亦得云門西也
又疑彼門字當爲闑字 既夕禮甸人抗重出自道道左倚之注云道左
主人位疏云門東北壁此疏非是重就倚處埋之埋必于屋
外庭中注云出自道出從門中央謂從中出也若如疏以闑
之左爲道左則闑得道名矣主人位在門外此其確證
設洗南北以堂深聘禮注云設碑近如堂深疏云碑東當洗案
碑若當洗則設洗云當碑足矣何取堂深注云設碑近如堂
深不正如之辭以意度之設碑如堂南北之度設洗則如堂
室南至階之度邪
疏云禮之大例稱側有二一者無偶特一爲側此側尊昏禮側
載聘禮側襲之類一者聘禮云側受几者側是旁側之義也
案聘禮禮賓公側受几于序端注不言側義其文與側授宰
玉正同亦是無偶之義非旁側也凡儀禮一經側字皆作特
訓
每曲揖注云入外門將東曲揖直廟將北曲又揖疏云通及廟
門揖入爲三揖聘禮每門每曲揖疏云門中則相逼入門則
遠是以每門有曲案自大門東曲至祖廟閎門凡三皆直行
而每門有曲故疏以入門相遠解之鄭于冠禮惟云東曲北

曲蓋略言之蹜并以揖入爲三揖則非矣聘禮注云凡君與賓入門賓必後君介及擯者隨之竝而鴈行既入則或左或右相去如初據初傳命時擯介相去三丈六尺于門旁各一步入門相去如初蓋擯介恒隨賓主人賓主之閒亦三丈六尺則門途每曲各左右于門一步也　依士堂三雉計之門及兩塾東西各二丈南北五丈七尺四寸天子廟門容大扃七个差殺無文約之或容大扃三个耳

贊者盥于洗西升注盥于洗西由賓階升也經文及注皆當以于洗絕句西字別句蹜約鄉飲酒主人盥在洗北賓在洗南贊者不可與賓竝故在洗西東面由設讀洗西爲句也凡盥洗之節尊者皆洗北南面卑者皆洗南北面鄉飲酒盥洗賓

主皆由堂降非有主人從內賓從外來之便又介與賓同北面無卑不可與賓並之義諸經無東西面盥洗者贊者之盥北面東面也經云若不醴則設洗有篚在西贊者又何越篚而盥于洗西乎

賓降直西序東面主人降復初位初位謂先時主人元端奠觶立于阼階下直東序西面之位與賓相嚮注云初至階讓升之位非也

賓降西階一等又緇布冠執冠者升一等東面授賓注云下一等升一等則中等相授賓降三等受爵弁注云降三等下至地降三等而下至地則凡階上等即堂廉也士階三等堂高三尺今堂廉去地三等則已有三尺案公食禮大夫食賓受

醬涪等皆自阼階降堂受授者升一等注云降堂謂止階上
升又宜少卑于堂者不言等則止階上堂廉上也士昏禮廟
見婦降堂取笲棗注云降堂階上也婦人無降階之事則在
堂廉上又可知蓋堂之界以庋爲限庋以前卽爲階自堂而
出至階廉卽爲降堂降一等乃爲降階在階之上等接簷下
爲盡階不升堂然則堂東當崇于階乃有升降之節堂高尺
數但就階廉爲度耳中等者中隔也謂不竝等卽爲中等與
中月而禫閱三月者徵異鄉射云上射先升三等下射從之
中等則中隔一等與此異也
注云祭祀之禮居喪之服異泣之位皆如其國之故此不過小
小儀節可通者居喪之服若布幕衛也綃幕魯也之類至其

大節則必從禮疏云如殷之諸侯服旁期不降上下衛居殷
墟亦不降上下非是
洗有篚在西南順注南順北爲上喪禮記大斂奠設楹于東堂
下南順饌于其上醴酒在南至祖奠遣奠饌于主人之南北
上疏云準大斂奠醴酒在北蓋祖遣奠設饌無楹北上南上
就饌以醴酒爲上也大斂奠設楹北上統于堂設饌南上時
尸在戶向之祖遣奠時柩在階間故北上亦向之也曩疑南
順當以南爲上故記于此
注篚亦以盛勺觶案房中之篚有勺者醴尊不加勺故也此尊
既加勺則勺不在篚注連言之誤也又贊者洗于房中注引
昏禮房中之洗在北堂直室東隅篚在洗東此亦連引成文

其實篚已在在尊北脯醢南洗東不須更設篚也沈彤儀禮小疏據此注以洗在篚西設之則篚已直東隅脯醢在北乃在堂廉不得爲房中矣更非也

若殺則特豚載合升注云載合升者明亨與載皆合左右胖敖繼公以載字爲衍文沈彤云特豚載爲句謂俎爲載也豚合升不合載右胖以醮子禮賓以左胖也合左右胖載者惟喪禮爲然案以載爲俎既不辭攷經文禮子無俎而禮賓有俎醮不殺有乾肉折俎禮賓之俎不同用乾肉以此推之則殺者專以爲醮子禮賓當別牲冠昏之禮皆合載成人之禮取其具也若合升而不迠載則經當明之如昏禮盥饋合升側載也沈說非是放去載字則升者將不載乎更可笑矣　惟注云凡牲皆用左胖似左爲誤字疏以夏殷禮釋之亦未的

疏云三醮用再醮之籩豆再醮不徹薦惟徹爵而已是以三醮祝辭惟云籩豆有楚不云嘉薦是其明文案經云始加醮用脯醢徹薦爵筵尊不徹再醮攝酒其他皆如初則徹薦爵在如初中三醮有乾肉折俎嚌之其他如初則薦脯醢又在如初中若殺云始醮如初再醮兩豆葵菹羸醢兩籩栗脯三醮攝酒如再醮加俎嚌之皆如初注云嚌當爲祭祭俎如初如祭脯醢經言皆明所祭者多若僅以祭俎爲祭脯醢不得云皆也祝辭或言嘉薦或言籩豆文異義同疏說非也

孤子禮於阼其冠笄亦於阼當正在阼階不少北

若殺則舉鼎陳於門外疏云三鼎豚魚腊案經注無三鼎之文

經皆舉其異者惟陳之爲異則鼎不得多於父在者疏恐非
也

士昏禮

賓升西階當阿致命主人阼階上北面答拜疏云主人不云當
阿則如鄉飲酒當楣再拜此疏最分明凡言階上者皆當楣
當楣者楹東西也有司徹云尸侑西楹西北面東上主人東
楹東北面拜至及主人受尸酢北面于阼階上坐卒爵奠爵
拜尸西楹西答拜下云主人于東楹東再拜崇酒又主人酬
侑于西楹西酌復位注云言復位明授于西階上皆與鄉飲
酒禮主人阼階上當楣北面再拜賓西階上當楣北面再拜
之文相應　至其設席則當少北而近序不正當楣與階是

以鄉飲鄉射主人既啐酒降自席前適阼階卒爵明在阼階
拜處之北也鄉射司射告射適阼階上東北面告于主人可
知主人之席在東北也故凡司正告主人皆由楹內適席前
以席在楹內故也　士喪禮大斂布席注云于阼階上于楹
間爲少南此是喪禮變
陳三鼎于寢門外東方案少牢先陳鼎在鑊西升訖舉陳于門
外東方鑊在東方近東壁更陳少西也士喪禮小斂奠則云
當東墊少南則所謂東方者正當東墊小斂猶用生時禮則
凡陳鼎皆當東墊可知士虞禮亭于門外西方下云陳鼎于
門外西方此略言之其實亦當西墊不與鑊同處也
賓奠鴈疏引何休說周人迎于戶而云在戶外當楣拜案在戶

外是也當楣非也納采納吉使者尙當阿示親親而況奠鴈乃當楣乎且當楣則東階上斯時主人在焉其不容奠鴈也明矣

設對醬于東疏醢在其南北上設黍于腊北注云對醬設之當特俎案黍在醬西經云設于腊北則對醬必在腊北注與經違敖繼公依經設之腊北而兩席不正相直攷禮圖豆圓徑尺二寸登與豆同敦圓徑六寸八分俎廣尺二寸長二尺四寸橫設之兩筵相對疏醢居中豚魚二俎適當二豆之地腊特于俎北則對醬與滑皆當之鄭注是也席長八尺除中央二尺四寸兩相惟二尺八寸置滑尙在醬北則醬不得在腊北較然疑經文北字當是東字之誤疏云設婦滑于醬北在特俎東若經文果是北字注與疏無容不一及之而鑿然以爲對醬當特俎滑在特俎東也

贊禮婦婦俠拜則贊爲男子蓋室老爲之御沃婦盥又受脫服又與媵俱俊則當爲婦人注云御爲壻從者也疏云以其與婦人爲盥非男子之事謂夫家之賤者也則亦以爲婦人

婦人三日然後祭行注云謂助祭也自兼適婦庶婦言疏惟指適婦未備若三月廟見則惟適婦以廟見則奠菜象盥饋庶婦不饋則亦不奠菜也

士相見禮

注云臣初見于君再拜奠贄而出疏云君亦當遣人留之燕也案下經嘗爲臣者擯者還贄于門外再拜受注云受其贄而

去之疏云相見無饗燕之禮故鄭云而去之以絕之也然則
嘗爲臣者主人不留之燕君于臣無留燕明矣
注或曰麛孤之贄也鄭存異說初不依之疏云新升爲孤見已
君法臆說
若先生異爵者請見之則辭辭不得命先見之注云先見之者
出先拜也曲禮曰主人敬賓則先拜賓按前經文主人出迎
于門外再拜賓答拜固是先拜矣此經不云先拜而云先見
則非如拜辱當出門北面再拜如相見奠贄之拜與然則曲
禮曰主人敬客則先拜客客敬主人則先拜主人先拜客者
門外拜之先拜主人者則入門內乃拜也
鄉飲酒禮

主人戒賓疏云冠禮主人先拜賓答拜此鄉大夫尊賓是鄉人
宜尊敬主人故賓先拜辱也案冠禮戒賓賓禮辭許主人再
拜賓答拜疏云鄉飲酒禮主人戒賓賓拜辱主人答拜乃請
賓賓禮辭許此經文不具當以彼文爲正二疏自違據冠禮
宿賓賓出門左西面再拜主人東面答拜乃宿賓賓許主人
再拜賓答拜與鄉飲酒戒賓正同戒宿同科辭互相備冠禮
疏是此疏爲非
主人以介揖讓升拜如賓禮疏云主人與賓三揖至于階之時
介與衆賓亦隨至西階下東面今唯于升堂時相揖無庭中
相揖之事案記云立者東面北上若有北面者則東上此謂
衆賓也注云或統于堂或統于門則立庭南近門可知鄉射

遵者入賓及衆賓皆降復初位注云初位門內東面知不近堂也介于入門後主人未與殊禮則隨衆賓俱在庭中東面其位蓋在碑以南此時主人至阼階前中庭西面揖之有司徹主人門東三揖衆賓此揖介在中庭可知介東面于其位揖進東當當途曲北面又揖當碑又揖此揖讓如賓禮也疏非是

主人洗獻衆賓疏云以下不更言洗則以下因此不復洗矣案記云衆賓之長一人辭洗如賓禮注云餘二人雖爲之洗不敢辭其下不洗疏未分明　張稷若云主人爲三賓成一洗一人辭之二人雖爲之洗不辭案主人若合一洗卽是通爲衆賓而長者一人辭之注不應云二人爲之洗不敢辭其下不洗也

徹俎皆降注云復初入之位案初入賓無位介與三賓同衆賓皆庭中西面鄉射禮云賓降立于階西東面主人降自阼階西面立大夫降立于賓南衆賓降立于大夫之南少退北上彼無介此鄉飲酒有介介當繼大夫而南皆于阼階西當序以次而下則介與三賓不復初入之位也

賓若有遵者諸公入如賓禮大夫入如介禮疏云公亦厭大夫也案如介禮者大夫從公入公與主人揖讓升大夫就階西東面主人既降公揖公降立賓南然後降與大夫揖讓升而獻之其酢其位禮皆如介也

公如大夫入主人降賓介降衆賓皆降復初位鄉射云賓及衆賓皆降復初位注云初位門內東面疏云入門左東面北上

位案門左地狹不足容賓及衆賓門內東面蓋衆賓立者之位也賓初無位在介北可也

鄉射禮

主人戒賓賓出迎注云出門也疏云謂出門序之學門亦如鄉飲酒出庠門皆有一門入門即堂耳案此賓家之門非序門也

上射先升三等下射從之中等上射升堂少左下射升上射揖並行案上下射並行中間相去如兩物容弓升階相隨行及上堂而後左右併階隘故也

司射進與司馬交於階前相左疏云司射既不升堂不得與司射向北司馬向南面相左也司馬由北而西行司射由南而東行各以左相近故云相左也案司馬之位在司射之南則司馬反位時由南而西行司射當司馬之北而東行是相右非相左也若以司馬適堂西遵繼司射東行是又不得爲相交司射雖不升堂由中庭適階閒必自階前向北司馬降階向南司射在東相便其適西階東司馬自堂西來南行反位由西相亦便是交于階前相左也

司射請射于賓在西階上北面適阼階上告于主人遂告于大夫西階上北面作衆賓射告大夫在阼階與告主人並北面也

司射先反位注云鄉不言先三耦未有拾取矢位無所先疏云初三耦在司射西南至再番司馬反于故位三耦將移于司

馬之西南拾取矢之位未往之時未有故位故司射不得言
先凡射皆有三位有堂西祖決遂比耦之位又有三耦射位
在司射位西南又有拾取矢及再番射位案先時三耦在司
射西南即是司馬西南因司馬未就位故但繼司射而言拾
取矢時司馬已在位故復明其位曰司馬之西南非有二位
也前是射位此來取矢事既別端故不得云故位至第二番
取矢則有位矣疏說非也

西序之席北上注云衆賓統于賓疏以衆賓三人而有東面者
公卿大夫多尊東不受則于尊西賓近于西則三賓東面案
賓位戶牖閒不得以公卿大夫多而移近西當如大射小卿
之席在賓之西衆賓繼而西故有東面席也

記云凡侯天子熊侯白質諸侯麋侯赤質大夫布侯畫以虎豹
士布侯畫以鹿豕凡畫者丹質此記侯之鵠也又云鄉侯上
个五尋中十尺侯道五十弓弓二尺以爲侯中倍中以爲躬
倍躬以爲左右舌下舌半上舌此言中躬舌而不及鵠質明
互相備則鄉侯十尺畫虎豹鹿豕爲鵠而丹質明矣獸侯者
王以息燕射義云凡天子諸侯之射必先行燕禮大夫士之
射必先行鄉飲酒之禮燕射與鄉射正相當其侯同故記燕
侯于鄉射也禮籩以爲習射尚功當張麋侯二正與大射同
案射與鄉飲禮異者皆爲習民以禮樂不獻賢能故于賓禮
輕與大射擇士有閒且若大射同侯記不當記燕侯于此篇
也

燕禮

小臣師一人在東堂下南面注云師長也小臣之長一人猶天子太僕正君之服位者也大射儀小臣師從者在東堂下注云小臣師正之佐也正相君出入君之大命二注不同疏云燕禮小臣師即射禮小臣正大射小臣正相君小臣師佐之常在君左右不在堂下之位故唯云小臣師從者在堂下燕輕宜有小臣師及從者相君燕飲小臣正一人無事得在堂下案此云小臣師與射禮小臣師正同射禮小臣正相君小臣師佐之故經分言正與師燕禮皆小臣正爲之故凡事唯言小臣不明爲正小臣正職事皆在阼階下其立位當在階前北面故此及射禮皆小臣師獨就東堂下南面之位而正之位不著注爲二說似失之射禮從者在小臣師東此不見從者下經小臣納工相工入者即小臣從者也其位當在西縣北如射禮僕人也下經獻左右正與內小臣于阼階上注云左右正謂樂正僕人正也小樂正立于西縣之北僕人正僕人師僕人士立于其北北上大樂正立于東縣之北此鄭取射禮爲說以經校之左右正者當云小樂正立于西縣之北小臣從者立于其北大樂正立于東縣之北而無僕人正射禮大射正爲擯擯者遂爲司正又有司射注云射人則小射正也燕禮射人納賓射人請立司正射人遂爲司正下云若射則大射正爲司射然則射人爲司正者非大射正疏云或大射正爲擯或小射正爲擯非也射人者小射正小臣

師者小臣之佐射燕禮所用雖異其名不殊獻士時乃薦司正與射人一人此一人當是大射正亦云射人者略之燕禮略于射故射人告具卽射人爲擯至射而後大射正親其事大射主于射故射人告具大射正爲擯遂爲司正以監射也至小臣正君之服位皆正親其事不得有異射人司士獻在觶南其始位亦宜在此

酬賓主人坐祭遂飲賓辭注此降于正主酬也大射注則云比于正主酬也疏各爲之說按正主酬賓坐祭遂飲卒觶興坐奠觶拜無立飲之禮此以公卒爵立飲決主人代君行酒亦宜立飲今坐卒爵故辭之注又言所以坐飲之故乃比于正主酬也大射注爲是此注寫誤耳

媵爵者序進酌散交于楹北注云交而相待于西階上既酌右還而反往來以右爲上下經云序進坐奠于薦南注往來由尊北交于東楹之北疏以爲先者于南西過後者于北東行按大射注云先者既酌右還而反與後酌者交于西楹北相左俟于西階上乃降往來以右爲上又云既酌而代進往來由尊北交于東楹北亦相左若如疏說則是相右非葢誤會注以右爲上之文也凡往來無相右者鄉射禮可證鄭云以右爲上者謂階下並行時來既上媵居右及其升堂上媵由階上之東進奠觶右還與進者相左則在西方而降又居右也

司正升自西階東楹之東請徹俎降公許告于賓則似司正既

降而後公許告于賓在階下矣大射云司馬正升自西階東楹之東北面告于公請徹俎公許遂適西階上北面告于賓不降案司正告公告賓前後皆在階上不應于徹俎獨降則降字當在告于賓之下着脫字失處耳

主人就旅食之尊而獻之注云北面酌南鄉獻之于尊南大射注則云主人既酌西面旅食北面受之不同案燕禮旅食尊在門西旅食立于其南主人獻之于尊南有尊在北不嫌背君故得南面大射注云凡授爵向所受者是其正也大射避射位旅食尊設于樂縣之南旅食者位在士南是不當尊南若南面獻則是背君故西面獻而北面受也

若射注云納射器而張侯此據庭中無侯至納射器乃張之非言之非矣大射始張侯不繫左下綱則納射器後亦必有張左下綱之事文不具耳

庶子卿大夫之子弟宿衛宮中者獻之于阼階上則其位當如注在東堂下也注云獻于阼階上別于外內臣也疏以在朝庭者爲內臣在鄉遂采地者爲外臣案大射注云三官獻于阼階上別外內臣也無于字是以三官爲內臣別于卿大夫士之外臣疏說非鄭意

大射儀

胥薦主人于洗北注云主人下大夫也按燕禮注主人大夫之下疏云大射注直云主人大夫不云下然則此注有下字者

衍也

太師少師上工皆降立于鼓北羣工陪于後注云三人爲列也此三人爲二列前一列太師少師上工後一列羣工也疏以太師後有工二人少師後亦有工二人誤

司射比三耦注云不言面者大夫在門右北面士西方東面案大夫皆升就席門右北面安得有大夫此三耦皆士耳司射西面誓太史遂比三耦遂者繼事之辭明西面不改也前司射請射遂告曰大夫與大夫士御于大夫大夫泛告射耦之法而選三耦在其中非爲選三耦也告君以尊者故但言大夫之耦而已鄭以三耦選大夫爲之遂不可通

中離維綱注或曰維當爲絹絹綱耳葢謂矢絹繞于綱謂中綱也耳語辭梓人繫侯于植者字作縜非絹也疏誤以縜爲絹字謂絹則維也又以耳爲耳目字謂以絹爲綱耳謬甚

注大射正舍司正親其職疏謬誤

司馬正升自西階東楹之東北面告于公請徹俎案射事已竟無事司馬馬字誤衍當云司正

乃薦司正疏云薦司正言乃者緩辭既薦士乃薦司正也案司正庭長其位是士故獻士先薦之猶主人是大夫獻大夫時先薦主人也疏說非是

祝史小臣師亦就其位而薦之疏以獻旅食西面授決太史等北面主人亦西面授小臣師南面主人北面授案旅食別于士故別尊獻之祝史小臣師皆士也獻之當在士中薦之于

其位如司正例耳經云就其位而薦之非就其位而獻之也

疏妄說

此經諸官有始入不言位而其後可見及注明言之者主人在洗北薦時見之小臣師在東堂下其先入時不言大射正至爲司正然後有位司射司馬服不矢入至射然後有位大樂正小樂正僕人正僕人師僕人士庶子正庶子內小臣工人士梓人司宮祝則注皆言其位量人巾車隸僕人注言其受獻之位是也又有經注皆不言其位者小臣正小射正凡二八司馬師小史宰胥甸人是也以義推之前射時量人巾車張三侯樂人宿縣司空設尊布席射人宿視滌膳宰具饌此皆自事先在射宮者樂正僕人內小臣皆內臣之屬庶子宿衞

主人宰夫是膳宰之長及工人士梓人隸僕人皆掃除之官必先就位而俟不隨君入故入門後不著其位案公食宰東夾北西面南上內官之士在宰東北西面南上此賓諸公卿之薦不自房來則宰位不在北堂燕禮宰夫官具饌于寢東注又以內小臣在東堂下南面西上則宰胥及有司在東堂南面西上少退于小臣師庶子內小臣又少退于膳宰可知也量人巾車隸僕人及服不皆是有司之屬司射命有司納射器在西階前東面右顧則有司在在西方士南可知服不事在于乏宜在乏後俟事三官得獻矣服不則其位在門西旅食後東面北上可知也射人爲擯者擯者位在中庭又將爲司正小射正薦之亦在觶南則未爲擯及未爲司射時大

小射正皆中庭北面東上可知也大射正既爲司正一小射正爲司射贊公射時有二小射正第三番射作取矢作升飲皆小射正爲之其事與司射相代則小射正二人次司射立于太史之南可知也小臣正詔相君禮小臣師佐之及其從者俱當隨君而入小臣正恒近君在庭則左右君有事則升贊君在堂則當階下北面比于祭禮之宗人其位無定故不言位小臣師及從者初從小臣正至阼階下公升之後則就東堂下位可知也司馬正司馬師皆司馬之士其始入在士中及射時司馬位司射南司馬師行事與司馬相代則次司馬而立司射南可知也小史者太史之佐經云太史在于侯東北北面東上則史非一人小史在其中矣至射時太史

位中西司射命太史太史則命小史小史命獲者則小史次太史而立中西可知也司宮士即司宮之長位北堂下甸人亦有司也位西方士南有司不與射閽人守門鐘人守鐘懸賓賜脯于門內鼗者蓋鐘人往受之非樂縣得至門也又司正位在觶南及射時不見司正所立案君射畢云大射正退反司正之位司正惟有二位堂下在觶南堂上位在西序端先時工人士梓人畫物射正莅之是司正在堂或者即在序端乎　僕人正及師與士相工者謂工遷東陪于工後仍有不相工者在西縣北爲士舉旅僕人師升酌是也

皇清經解續編卷三百十九終

桐城姚永樸善化劉鍾校

讀儀禮記二十

武進張惠言皐文著

聘禮

習夫人之聘享疏云行聘君訖則行聘夫人行享君訖則行享夫人案下經享君訖始聘夫人卽享夫人此疏誤也

有司展羣幣以告注羣幣私覿及大夫者案及大夫者卽記云問大夫之幣侯于郊公家幣也私覿與大夫竝言則私覿之幣亦公家齎之矣是以夏官校人凡國之使者皆供其幣馬注云使者所用私覿賈以私覿之幣是賓介自將已物謂諸侯禮與天子不同非鄭義也

展幣于賈人之館注云不于賓館者爲主國之人有勞問者就

焉便疾也疏云聘客無過一勞下文使卿近郊勞此乃遠郊之內得有此勞問已者謂同姓甥舅之國而加恩厚別有遠郊之內問勞也案同姓甥舅之國別有恩厚問勞於禮不合周禮司儀諸公之臣相爲國客則三積三辭拜受注云侯伯之臣不致積彼疏謂不致積者謂不以束帛致之非全然無積然則賓至遠郊主人當設積準飧不致猶宰夫朝服設之則積不致亦有士大夫設之可知注云勞問者當指此不得云積故繫從勞問也

注受送拜皆北面象階上張稷若受送句拜皆北面句是疏改受爲授非

卿致館賓迎再拜稽首卿退賓送再拜此致命

一盞在門外以館爲主國所有門外致之象以館授賓也覲禮賜舍注云侯氏受館于外既則儐之于內盞準此致館爲言賈疏以爲雖不言入言迎則入門可知非鄭義也　又疏云卿不言答拜答拜可知此又非前文勞者不答拜注云凡爲人使不當其禮　又疏云卿以空拜致飧此又非凡此篇中自郊勞致館以至致饔餼將命者皆無拜豈飧不致者反有拜乎

及廟門公揖入立于中庭注云于此得君行一臣行二于禮可矣疏云君立無過近于內霤閒去門近去階遠不得君行一臣行二據大判而言又云君立三分庭一在南案此君所立中庭與後禓降立同處享設庭實注云亦三分庭一在南是

時公在中庭也介覿注云北行三分庭一而東行當君乃復北行是時公亦在中庭也則公立當庭南北之中不近內霤賓入門左曲公南面與揖賓北曲公西南面與揖揖訖公東行向堂途北行當碑而賓相及俱揖是君行一臣行二矣賓立接西塾注介在賓南北面西上疏云賓門西北面介統于賓案門西當作幕西介西上則賓幕西可知北面又當作東面下注云上介北面受圭進西面授賓疏云賓東面故上介西面授是也皆寫誤

禮賓北面奠于薦東注糟醴不啐啐是卒之譌

介出宰自公左受幣注不側受介禮輕案側受當爲授

夫人歸禮注臣設于戶東臣當作豆

公館賓聘享夫人之聘享問大夫送賓公皆再拜案記擯者贊辭是公每一事再拜張蒿菴以擯者歷舉四事而君拜之則似君總再拜非也

公食大夫禮

公設涪于醬西賓辭坐遷之疏云東遷所移之故醬處案故醬處是席中公設當其處賓遷東所雖西于醬尚在中東也

羞庶羞先者反之疏云反之謂第二已下案經第二以下反取之門外先者一人反取之階上

大夫相食降盥受醬涪侑幣束錦也皆自阼階降堂受授者升一等賓止也注云主人三降賓不從疏云不數主人降盥者

鄉飲射禮降盥爲洗爵故賓從此不爲洗爵故不數之案經

文賓止承上皆自阼階降堂受之文不得兼蒙降盥故經云三降其降盥賓亦從降矣然降盥不異公食而記之者設洗在庭如饗與公盥堂東異蒙上如饗之文也

賓之乘車在大門外西方北面立注云凡賓卽朝中道而往將至下行而後車還立于西方及位而止北面卿大夫之位在車前案賓及位當爲及賓位車始中道而往于門爲當闑賓位在闑西故必還向西方稍前至賓位而北面立是時賓入次不得云賓及位北面賓出次後立于其前也

觀禮

四享皆束帛加璧庭實惟國所有注云四當爲三初享或用馬或用虎豹之皮其次享三牲魚腊籩豆之實竈也金也丹漆絲纊竹箭也其餘無常貨惟所有分爲三享皆以璧泉致之疏云三享在庭分爲三段一度致之案鄭于事畢云三享訖謂三享皆訖乃爲事畢則三享三度致之禮器言大饗竈爲前列是無皮馬乃言再享貢國所有不得混三享爲一此疏既非禮器疏亦以竈在馬後竝誤

饗禮乃歸疏天子諸侯燕已臣及四方卿大夫皆無酬幣鹿鳴云燕羣臣嘉賓者文王于羣臣嘉賓恩厚燕之無數故先言其實無幣也案鹿鳴云饗食有幣燕禮亦當有焉但今燕禮不言幣故略其文與賈說異當以孔疏爲是蓋天子燕禮有幣侯國無也

疏云王制至于岱宗柴彼注以爲告至堯典至于岱宗柴注爲

考績燔柴此又爲祭日柴不同者巡守至岱宗之下有此三種之柴告至訖別有考績別有祭日以爲方明之主案經惟有一柴而疏以爲三柴舛誤已甚祭日告至乃行考績之事鄭三注本爲一義王制承類于上帝宜社故以告至言之堯典言舜攝位巡守考績故以考績言之此言祀方明故明所祭爲日耳

喪服

絞帶疏云王肅以爲絞帶如要經焉雷氏以爲絞帶在要經之下言之則要經去一以爲帶疏以雷氏爲失案生時大帶四寸革帶二寸是半于大帶則絞帶之大不當如要經可知雷氏當是

爲所後者之祖父母妻妻之父母昆弟昆弟之子若子案不言爲所後者之父母所後者若有父母則又爲之後者也期章傳云父卒然後爲祖後者服斬以雖廢疾不立無重可傳而主其喪者不可以輕服服之也其父沒有母者小記云祖父卒而後爲祖母後者三年也然則所後者之祖父母卒亦當爲後云若子者容宗子受重于曾祖祖父及父並不傳重宗子死而父存則喪無二主此爲後者不得爲三年自如其曾祖服齊衰三月故著之此與父卒然後爲祖父後者服斬正同也

君謂有地者也此即上云君至尊注云公卿大夫有地者謂之君探此傳爲說也士無地故無臣疏乃云無地公卿大夫衆

臣以杖卽位謬于傳注

父卒繼母嫁從爲之服報案嫁母與出母異出母父所絕嫁母
爲父服斬衰三年恩意之極非父所絕也但以改適他族不
終母恩故以父在爲母之服服之見其恩由于父在故云從
爲之服謂追從父在而爲之服也繼母如母則親母旣嫁亦
同異乎出母者雖爲父後亦服也若夫死妻稚子幼而與之
適人者母旣非父所絕于子又終恩繼父尙爲期則母三年
決矣蕭太傅以嫁母比出母韋元成以與母適人者爲母比
出母俱未允

大夫之適子爲妻疏云上杖章爲妻者是庶子誤大夫之庶子
爲妻大功　上杖章注云父在子爲妻以杖卽位謂庶子張

蒿菴云謂士之庶子也大夫之庶子僅得服大功何以得以
杖卽位乎是也彼疏亦誤

爲衆子注女子在室亦如之案疏云女子之義如上姑姊妹但
上注鄭云在室此不云在室可知故略不言也則鄭注無在
室二字今本有者後人增之

大夫之庶子爲適昆弟云此大夫之妾子若適妻所生第二
以下當直云昆弟不言庶也案此庶子關適妻衆子及妾子
言之疏唯云妾子則注云適子爲庶昆弟庶昆弟相爲豈得
惟爲妾子乎

適孫注云凡父子將爲後者非長子皆期此鄭廣解立後之服
謂體而不正正而不體及非正體而傳重皆包之故經無適

曾孫服也云父者爲人後者爲之子皆得以父統之疏乃云非長子婦及于非適孫傳重同于庶孫大功失鄭義矣其云祖爲孫本非一體但以報期亦非是傳重正體故爲三年不正體降期是其差也

齊衰三月章言爲舊君君之母妻此士服也傳主言仕焉而已者以其爲君之母妻服故知非去國之臣也君中兼有諸侯及大夫君然不著去國反服者士之去國如雜記之違諸侯之大夫不反服違大夫之諸侯不反服不定故不得言也（惟士乃有大夫君引此證大夫在外非）大夫爲宗子舊君此大夫服傳主言以道去君而未絕者又言大夫去君婦其宗廟則此大夫不必待放卽去之他國亦同反服矣言未絕者則君不

婦其宗廟卽爲已絕不反服也若其仕焉而已者禮云公卿大夫食采雖致仕不奪其祿故王制注云三公之田三爲有致仕者副之爲六卿之田六爲有致仕者副之爲十二大夫之田二十七爲有致仕者副之爲五十四明諸侯亦然既食君之祿當爲君服斬爲小君服期不得自同于民服齊衰三月明矣若其被輟而不去者則固民也不得名爲大夫士矣大夫在外則去君而已絕者也大夫爲舊君無服而其妻服之長子未去亦服之既去則亦不服大夫之妻及長子皆與大夫同貴故特著之其士在外其妻長子本與民同自爲庶人爲國君之服不必著言大夫之庶子非民又于大夫無繼體之道于舊君雖不去可以不服也

適孫殤在大功而無適子殤服者期者服之極不可以服未成人略之使同于將爲後者而已疏以殤未成人不殊之無以通于適孫也

適婦大功傳不降其適也凡適服皆加此云不降則庶婦之服爲降而適婦以不降爲加也昆弟之子期旁尊也不足以加尊焉然則正尊于卑者加尊有降婦于親殺宜大功孫婦小功加尊降一等故以婦小功孫婦總爲服而適婦之不降者爲加非不庶爲宜降也由是言之子孫之服者皆以至親無降尊之降亦是加降與上殺之服至尊加隆正相報也　又經有適婦無適孫婦疏于庶婦推之云適孫婦小功非也凡父于將爲後者皆期則于將爲後之婦皆大功統于適婦也

小功者兄弟之服不可以服正體之重也

君之所不服子亦不敢服也疏謂君所臣者不爲之服子亦不服之案經有君之庶昆弟服而無公子服則知公子于世叔父庶昆弟之等皆不服疏說是也然則此傳明公子之服也鄭注婦人髽皆云露紒而以麻或布自項而前交于額上卻繞髽如著幓頭與男子之髽髮與免同雖麻與布異而其制不異皇氏以小記云男子冠而婦人笄男子免而婦人髽喪服又云髽衰三年惡笄有首以髽則與小記文不比故爲三髽之說以爲成服後之髽惟露紒與鄭義不合故賈孔皆不從之案小記文云斬衰括髮以麻爲母括髮以麻免而以布齊衰惡笄以終喪下乃云男子冠而婦人笄男子免而婦人髽

其義爲男子則免爲婦人則髽是其義主于言未成服時男子括髮免與婦人髽相對之節至成服而男子冠則婦人始可以笄明喪笄以終喪爲男子冠之後非謂髽者必不笄男子既冠婦人必不髽也然則成服以後當男子去冠而免之節婦人去笄而髽此又與惡笄終喪不相妨者也既夕丈夫髽注以爲互文以見婦人葢婦人本髽此復先時男子免時之髽故必以丈夫互見之耳故笄當以去笄不去笄爲二種鄭注記云言以髽則髽有著笄明矣鄭言有著笄者對士喪禮髽于室不著笄也不當以露紒與著麻布爲三種也戴東原氏以喜髮免髽所以代總非更有麻布加于其首案喪服三年章布總箭笄髽衰三年記云女子適人者爲其父母婦爲舅姑惡笄有首以髽卒哭子折笄首以笄布總子與婦所異者笄而髽不改復云布總兼上二人明之則總與髽非一物明矣且如免以代總則男子不冠時固須總髽卽有冠豈得聽髮之散而不束之哉又男子免而婦人髽喪服主言成服之後對男子冠言總笄足矣何必明之爲髽故知斬衰章女子子之服布總箭笄髽爲三事非以爲一事又以婦人布總見男子亦有總婦人之髽見男子亦有髽髮問也　士喪禮鄭注云髽之異于髺髮者既云纚而以髮爲大紒如今婦人露紒其象也然則髽者男子婦皆爲大紒髺髮則不爲大紒也

士喪禮

幠用斂衾注引喪大記去死衣疏引記注死衣病時所加新衣

及復衣也去之以俟沐浴案經此下方言復則去死衣中不容有復衣記注未及會此也去死衣示卻死氣衣復衣以返生氣耳非俟沐浴

主人入坐于牀東衆主人在其後疏云衆主人不言坐則立可知婦人雖不言坐無立法又云喪大記士之喪主人父兄子姓皆坐于東方彼據不命之士此命士也既夕記疏又云有命夫命婦來兄弟爲士者則立無命夫命婦則同宗皆坐二說竝解案經云衆主人在其後婦人俠牀俱不言坐蒙上子坐文也與喪大記正合記疏或當是

陳襲事有極襲時不及益該于設決中大指有決中次指有極相因皆在握內也注不言極而言決內之韋籍是明決所以得麗掣之故疏不察以韋籍爲極并一事解之

陳一鼎于寢門外當東塾少南西面案下經鼎入陚階前西面錯注云錯鼎于此宜西面疏云對在門外時北面則西面當爲北面之譌凡鼎縱鼏橫此鼎西末則鼎無緣得西面也

皆覆進柢注云皆覆爲塵案如注意宜有布覆之然經不見覆物或是牲體覆耳

朝夕哭位西方東面北上案入門不見西方之賓經云卿大夫在主人之南則士在西方可知門東賓則士之屬吏諸公少進有二種疏以門東賓爲士而屬吏又在其後不及門西賓爲何人疏矣

兄弟皆卽位如外位賓繼主人之南疏云外兄弟少退故卿大

夫繼主人案外兄弟中既云如外位卽不少退可知

賓繼主人大判言之疏說非也

既夕

注祝徹宿奠降疏云此所置之處不言亦序西南可也案此執以待遷賓不置故不言其待之處則當在序西南

主婦及親者由足西面注奠畢乃得東面面字衍

記招而左疏還以左手招之非也招而左謂招之向左謂徹左還也

明衣裳長及殼注云凡他服短無見膚長無被士見此及殼者

被士也疏非

注云主人之惡車如王之木車則齊衰以下其乘素車繅車駹車漆車歟此鄭因惡車而差之其實士吉時乘棧車不漆無有緦反乘漆車之理緦與小功竝當駹車也疏附會之非是

又記貳車白狗攝服其他皆如乘車此記人因喪車無等廣解大夫以上有貳車者之制耳疏云在喪可以副貳非也

士虞禮

匜水錯于槃中南流在西階之南據下淳尸盥疏兩言在西階之東南字誤也此與少牢同

祝反入徹設于西北隅如其設也凡在南扉用席祝薦席徹入于房祝自執其俎出贊闔扉主人降案記云尸出門祝反入門左北面復位然後宗人詔降則似祝入未徹宗人卽詔降與經不合葢記言尸出門祝反入卽謂入徹也既徹執其

俎出則未便出門之門左復位北面宗人乃詔降耳記于經所言皆略之故不言徹也下記無尸云既徹祝佐食降復位宗人詔降如初可互明疏混特牲饋食禮

乃宿尸注當脫古文宿皆作羞六字

三拜衆賓衆賓答再拜注衆賓皆答一拜注云衆賓一拜賤云有司徹主人三拜衆賓衆賓也卿大夫尊賓賤純臣也經云皆答一拜明人人從上至下皆一一獨答拜所以不再拜者避國君故也此士賓莫問多少皆一時再拜案注士賤得備禮卽大夫之賓一拜爲不備禮不以一一獨拜與一時拜爲備不備也國君無拜衆賓之禮又不須避之而爲一拜也且有司徹之字鄭從古文爲壹不作一一字明亦一時俱拜與上挼祭爲一鄭破之云古文惟有挼祭不聞有挼醓明此字不得爲挼故疏云挼下有祭無醓也　又經挼于醓宋本及釋文無于字爲是

洗觶衆兄弟注則如觶衆賓洗明矣案如字當作知無算爵節注凡堂下拜亦皆北面案此爲經云長答拜不著面位故明之也疏未了

主人出立于戶外西南祝東面告利成案西南當爲西面當依
張淳說唐石經誤
疏云上大夫當自儐尸無燕族人之禮故有司徹云主人退注
云反于寢也是無燕下大夫不儐尸與士同案特牲陳俎豆
籩設于東序下注云設于東序下亦將燕也少牢不儐尸徹
陳薦俎注引特牲設于東序下是亦燕也故疏以爲下大夫
與士同是也有司交云主人退有司徹少牢不儐尸云主人
拜送于廟門外及反婦人乃徹其文正同鄭注有司云退反
于寢者即探不儐尸之經爲說耳反于寢以俟徹非不燕也
疏說非是
旅酬疏云賓旅長兄弟在右長兄弟酬衆賓長自左受

旅是賓主相酬主人常在東其同在賓中則受酬者在左案
中庸云旅酬下爲上注引特牲禮明之鄉射云司正作酬曰
某酬某子注云旅酬下爲上尊之也故鄉飲酒禮非介皆受
酬者居左尊之所謂下爲上也此賓酬長兄弟長兄弟在右
者猶鄉飲尊介使不失故位也其餘賓主相酬竝宜如鄉飲
受酬者受自左疏云主人常在東違下爲上之義非也
記注云主婦酬內賓之長宗婦之姊婦舉觶于其姒婦其節與
其儀依男子若然則酬主婦當在主人酬賓之節舉觶在兄
弟子舉觶之節也案主人酬賓時內賓尚未獻無緣先酬
酬內賓當與宗婦舉觶相接爲之注言其大判耳
主婦俎觳折注云折分後右足以爲佐食俎不分左膞折辟大

夫妻案主人以下所用皆左胖而主婦佐食分右胖殆非也

右後足三體髀賤不升祝俎髀蓋卽此以祝接神宜用右胖

也肫胳則皆在尸俎又何所得觳爲主婦佐食俎乎注中後

右足右字當爲左字之誤後左足有三體惟骼用之賓俎不

定爲肫爲髀故變文爲觳

少牢饋食禮

注禘于太廟禮曰日用丁亥不得丁亥則已亥辛亥亦用之無

則苟有亥焉可也案此蓋禘于太廟禮文苟有亥焉可者禘

太廟之禮耳若少牢祭日則經云日用丁巳當六干柔日可

矣不須有亥也疏誤以大戴記當禘于太廟禮遂以不得丁

亥以下爲解本經之文非也

宿尸疏云尸不言出門面位案特牲尸如主人服出門左西面

注云不敢南面當尊則大夫之尸尊出門徑南面故主人與

尸皆不在門東門西也案特牲注云不敢當尊者謂主人北

面尸出乃西面爲不敢當尊耳非謂大夫尸當南面也凡少

牢筮日宿尸皆著其異于士者略者竝如特牲尸主人不東

西面經注無文不可據信

上佐食爾敦黍于筵上疏云不云稷者文不具其實亦爾之也

案經不言爾稷下經三飯鄭注云食以黍至下又食無注明

與上同食黍也是鄭義不食稷疏非也

有司徹

庶羞注羊臐豕臐皆有胾醢案疏醢爲衍字

衆賓長升拜受爵主人答拜坐祭立飲不拜既爵宰夫贊主人
酌若是以辯獻兄弟云兄弟之長升拜受爵主人在其右答
拜坐祭立飲不拜既爵皆若是以辯案此文是衆賓衆兄弟
皆拜受爵坐祭立飲不拜既爵也注云言衆賓長拜則其餘
不拜或非
鄉飲酒疏云凡拜于席末者皆非席上案此篇尸侑主人皆筵
上拜宜考
不賓尸尸酢主婦筵注主婦夾爵拜爲不賓尸降崇敬案此決
少牢主婦受酢不夾拜故爲降也疏以獻尸說之遂不通
席上下升降附
席設于堂南面者神席西上主人席東上皆禮主人筵于戶西西

上注云神不統于人及禮賓徹几改筵東上鄉飲鄉射之賓席
燕大射之賓席有司徹之尸筵皆南面東上也聘禮賓改筵注
云東上冠禮子昏禮婦雖無明文以其皆於筵西受醴而升升
必由下可知皆東上矣燕大射鄉席賓東皆東上注云統於君
惟鄉飲鄉射之遵席於尊東注云不言東上統於尊則西上然
則賓之必東上者統於尊統於主人也北面者燕之孤席賓席
大射之諸公席工席凡工席同文皆略耳皆東上統於君也東西面之席
則皆以南方爲上在階上故統於階也鄉飲記注云主人介席
南上故升自北方有司徹主人侑亦皆升自北方知並南上也
惟大射大夫卿而西南面東上有東面者則北上此本南面
之席因南面不容故轉而東面故順之北上統於賓若鄉飲射

之遵有西面者亦北上也曲禮曰席南鄉北鄉以西方爲上東鄉西鄉以南方爲上江愼修云古人常坐在室中此就室中之席言之西方爲上統於奧也南方爲上統於戶牖與堂也是也有司徹主婦房中席南面主婦先立席西乃升筵是亦升自西方席亦東上統於主人也

鄉飲記曰主人介升席自西方降席自南方注云升由下降由上由便案主人介皆自階升席北方非便又玉藻登席不由前爲躐席注云升必由下考諸禮經無由上升者則是不由便也考鄉飲鄉射注於主人自席前適阼階云啐酒席末因從北方降由便也於主人作司正降自南方云不由北方由便凡由便之文皆施於降則知鄉飲記注當以降由上由便五字爲句非謂升降皆由便蓋升必由下而降可由上故玉藻辨登席不辨降席也然按禮文升降皆以下爲正鄉射注主人降席自南方云禮殺由便明禮盛不由便也鄉飲鄉射賓主受獻皆席末啐酒遂由下降至正禮畢主人乃由便而降南方獻禮至介而殺故介受獻不啐酒既不啐酒則降南方爲便也（啐酒必席末若有司徹之侑雖不啐酒升降皆由北方有司徹尸主人侑之席及升降全與鄉飲相似祭禮盛不敢殺也燕禮大射禮賓席末啐酒降席注云席西是亦降由下及受酬升筵奠于薦東降筵西雖奠觶就東猶降自西臣在君前不敢殺也若冠禮子昏禮婦子則筵末啐醴降筵拜婦則降席東面啐醴是皆由下已乃奠觶薦東降筵是亦禮殺由便自上而降也昏禮賓亦然鄉射徹俎主人降席自南方大夫降席

東明自東方賓降席北面則自若由西方也蓋一時賓主大夫俱降若俱不由便則堂上交錯糾紛而賓主大夫必相背又盛禮主於賓大夫故俱不由上可知記云主人介降席自南方者明賓及大夫必無由上降注云降由上由便又明非降之正而蹤遂以升由下降由上爲卽席之通禮則失之也

桐城姚永樂善化劉鉅校

書序述聞

武進劉逢祿申受著

太史公有言孔子因史文次春秋紀元年正時月日蓋其詳哉至於序尚書則略無年月或頗有然多闕不可錄故疑則傳疑蓋其愼也謹案爾雅夏曰歲商曰祀周曰年唐虞曰載李巡注云各自紀事唐虞三代示不相襲也莊先生曰唐虞三代之事莫備于書以其紀事者驗之知不然矣其言載者帝典曰九載績用勿成又曰五載一巡狩禹貢曰作十有三載乃同言歲者帝典曰歲二月東巡狩洛誥曰王在新邑烝祭歲言祀者洪範曰惟十有三祀多方曰今爾奔走臣我監五祀言年者金縢曰既克商二年又曰周公居東二年洛誥曰惟周公誕保文武受

命惟七年呂刑曰王享國百年皆紀事之文也洪範之言祀用
商正也故春秋傳謂之商書多方以告殷侯尹民故亦稱祀義
猶可通虞夏傳云惟元祀巡狩鄭注云祀年也元年謂月正元
日舜假于文祖之年建卯之月也是虞亦稱祀商書云降年有
永有不永是商亦稱年釋文謂禹貢十有三載馬鄭本載作年
是夏亦稱年東晉古文尸厥厥守之罔敢出入烏足語唐虞三代
之通義哉

昔在帝堯聰明文思光宅天下將孫于位讓于虞舜作堯典
虞舜側微堯聞之聰明將使嗣位歷試諸難作舜典

謹案禮大學引作帝典者蓋堯典舜典異序同篇故序言將孫
于位讓于虞舜卽前半篇咨岳舉舜之事也又序言虞舜側微
堯聞之聰明將使嗣位歷試諸難卽下半篇賓四門納大麓以
下之事也古今文本二典皆合爲一篇猶之顧命康王之誥伏
生本合爲一篇則亦一書而兩序也惟趙岐孟子注乃云孟子
時尚書凡百二十篇逸書有舜典之序亡失其文孟子諸所言
舜事皆舜典及逸書所載放漢人多以百篇爲尚書二十篇爲
中候孟子所載舜往于田完廩諸事不稱典曰又不稱書曰其
祇載見瞽瞍稱書曰則逸書大傳之類也又曰不及貢以政接
于有庳此之謂也亦傳記書說皆不足爲舜典之證卽史記云
逸書得十餘篇而不言其確數不詳其篇目且所作舜本紀亦
無出堯典所述之外可知非別有篇矣至劉歆讓太常博士書
始云逸書有十六篇而書正義載其目云舜典汩作九共大禹

謨棄稷五子之歌允征湯誥咸有一德典寶伊訓肆命原命武成旅獒冏命然馬融云逸十六篇絕無師說則亦逸周書之類未必孔壁中本且劉歆至造逸嘉禾篇僞王沕政咸和天下之文以傅會居攝且出逸十六篇之外則其作僞亦何所不至烏知非其增竄以抑今文博士者乎要之據舜典皐陶謨兩序讀之則典謨今皆完備逸書別有舜典大禹謨棄稷之篇疑出丁歆未必孔壁之原目是以衛賈馬鄭諸儒皆不爲之注遂以亡佚宜哉又案左氏春秋引堯典之文多曰夏書墨子明鬼篇云尙書夏書其次商周之書鄭元書贊曰三科之條五家之教三科謂虞夏一科商一科周一科五家謂唐虞夏商周也孔子序三統之書首夏書而唐虞者夏之三統也故皆以粤若稽古首之以別于三代而其序則云昔在帝堯昔在者卽粤若稽古之例也太史公述五帝三代本紀無此四字而以帝堯者放勳帝舜曰重華首之可見曰若稽古非周史所載卽孔子所加乃三統以前之特筆自白虎通論皐陶稽古而不得其說馬鄭皆誤屬下帝堯爲讀而有同天考道之訓于是僞大禹謨因之遂有曰若稽古大禹文命敷于四海之文矣

莊先生曰白虎通義以爲皇帝王之號時有質文德有優劣孔穎達書正義亦以唐虞稱帝夏殷周稱王謂名號與功德爲優劣謹案春秋董仲舒說德侔天地者稱帝天祐而子之號稱天子有一謂之三代故聖王生則稱天子崩遷則存爲三王絀滅則爲五帝下至附庸絀爲九皇下極其爲民雖絕也廟號祝牲

猶列于郊號宗于岱宗此六經之通義也鄭衆周禮解詁云四類三王五帝九皇六十四民咸祀之荀卿子禮論曰郊者并百王于上天而祭祀之也所謂列于郊號也管子云古者封泰山禪梁父者七十二家而夷吾所記者十有二焉謂無懷伏羲神農炎帝黃帝顓頊帝嚳堯舜禹湯周成王太史公亦云所謂宗于岱宗也然則由王而帝而皇而民親疏之稱遠近之辭尊卑之號也此百王之所同也有功德者三代以來則有禘郊祖宗之禮子孫雖至紲絕猶列于郊號宗于岱宗此伏羲神農黃帝堯舜禹湯文武所以百世祀也董生書又云王者之法必正號紲王謂之帝封其後以小國使奉祀之下存二王之後以大國使服其服行其禮樂稱客而朝同時稱帝者五稱王者三所以昭五端通三統也三代之制以是推之太史公聞春秋于董生故夏殷紀表皆稱帝而周稱王褚少孫等不得其說遂于殷本紀羼入周後世

貶帝號號爲王以爲之解由不明春秋之義也春秋傳云周禮未改今之王古之帝也尚書大傳云惟十有三祀帝乃稱王而入唐注云帝謂舜也是帝在當時亦稱王也易曰古者庖犧氏之王天下是皇亦稱王也從後錄之或謂之帝或謂之皇非當時紀事者所稱名號然也孔子序書據周太史所錄唐虞稱帝夏商周稱王其帝典及大禹皐陶謨益稷上紀唐虞之際首以曰若稽古者所以別之于三代也故皆謂之夏書聖人述而不作六經之所論定卽周魯列國所紀載而託諸微言以示後世云爾帝王之號古今之稱無優劣之別也彼以名號別優劣者圖緯之說家人之言非六經之通義也

帝釐下土方句設居方句別生分類作汨作九其九篇稟飫

謹案商頌禹敷下土方則釋文一以方字爲句者是也設居方者蓋卽舜肇十有二州封十有二山卽成五服之事別生分類者卽咸建五長分北三苗之事定其疆域設其君長區其土俗典謨舉其綱汨作九共等篇詳其目故十一篇同序也舜承堯洪水方割之後平地成天治人辨物功同開創大傳引其佚文曰予辨下土使民平平使民無教得其序而通之其書雖亡其義未嘗不存也讀堯典而知舜之功皆堯之功讀汨作九共之序而知禹之功皆舜之功故曰以天下與人易爲天下得人難也

皐陶矢厥謨禹成厥功帝舜申之作大禹皐陶謨益稷

謹案此卽今書一謨三序非三篇同序也其言皆禹皐之言故以謨歸之所述兼益稷之功故復以名繫之例至昭然以是知典謨皆完書也逸書十六篇乃有大禹謨及棄稷然書序孔子所定稷爲配天之祖周人以諱事神故典謨稷獨稱官惟帝命乃名耳據周立法必無以棄稷名篇之理其可信乎其可信乎禹別九州隨山濬川任土作貢

謹案別九州卽禹貢之敷土也鄭注大司樂及商頌之禹敷下土方皆以斥大九州疆界爲禹功非此序別九州之義命諸侯興人徒今文之說優矣呂刑曰禹平水土主名山川蓋謂導其脈絡正其主名亦豈第定其差秩視公侯而已乎九州之次先北而東而南而中而西者順五行相生之序以語施功先後則當先疏九河治壺口同時並舉故冀兗二州首言之孟子述禹

功亦以疏九河爲第一義必謂禹功莫先冀州者亦非也任土
絕句作貢卽作禹貢也夏小正正月農及雪澤初服于公田蓋
畫井肇于黃帝夏雖行貢法亦兼助法故有公田公劉當夏時
徹田爲糧則徹亦夏制龍子所譏貢法蓋夏季之弊政其初蓋
亦以年之上下出斂法孟子所謂其實皆什一也太史公言雍
州積高神明之奧故厥田上上鄭以高言之賦中下者禹時人
功未闢沃野尙少且雍州西北竟苦寒多不毛之地班固乃謂
九州之上腴殆未然與

又案近日說尙書者于僞孔傳及蔡傳若將浼焉然孔傳以導
渭之漆沮亦曰洛水在涇東其說本于水經與毛詩之自土漆
沮各別蔡傳以洞庭爲九江其說本之山海經及水經楚地記
與後人據漢世尋陽九江之名以釋經者孰優稽古求是面門
戶不除亦通人之弊也

啟與有扈戰于甘之野作甘誓

謹案夏小正十有一月王狩陳筋革莊先生說曰革以爲甲筋
以爲弓不言金者未用兵之刃也司馬法曰夏后氏正其德也
未用兵之刃故其兵不雜穀梁子曰誥誓不及五帝盟詛不及
三王然則此篇及五子之歌允征三篇爲夏書之變猶詩風雅
頌俱有正變也

伊尹相湯伐桀升自陑遂與桀戰于鳴條之野作湯誓

莊先生曰論語尹小子履篇孔安國注云墨子引湯誓其辭若
此今攷墨子兼愛下篇引尹小子履十三句爲湯說不云湯誓

安國蓋據國語內史過引湯誓與墨子同而知之耳墨子尙質中篇又引湯誓曰聿求元聖與之僇力同心以治天下豈非今所傳湯誓已非完書之明驗乎史記所載湯誓與東晉古文前後錯互求以文義史記近是惟格爾衆庶衍來汝二字蓋以訓格爾二字而轉寫者誤入耳又有夏多罪與下文今夏多罪辭似複重亦衍多罪二字故東晉古文改夏予惟聞以下二十字在而割正下其曰上以正今文錯簡不知湯誓本有闕文非錯簡也今從史記本衍來汝多罪四字據墨子周語補其闕文以正東晉晚出之本爲成學治古文者攷正焉

王曰格爾衆庶悉聽朕言匪台小子敢行稱亂有夏句予惟聞女衆言夏氏有罪予畏上帝不敢不正聿求元聖與之戮力同心以治天下予一人有辠無以萬夫有辠在予一人今夏多罪天命殛之今爾有衆女曰我后不恤我衆舍我嗇事而割政女其曰夏罪其如台夏王率遏衆力率割夏邑有衆率怠弗協曰時日曷喪予及女偕亡夏德若茲今朕必往爾尙輔予一人致天之罰予其大賚女爾無不信朕不食言爾不從誓言予則奴戮女罔有攸赦凡百有七十五字

沃丁既葬伊尹于亳咎單遂訓伊尹事作沃丁

謹案殷本紀太甲崩子沃丁立疏引皇甫謐曰沃丁八年伊尹卒年百餘歲周公告君奭所謂天壽平格保乂有殷者也括地志云伊尹墓在洛州偃師縣西北八里伊尹周公功高震主後世稗說傳記必有誣其不令終者聖人序書特筆之曰沃丁既

葬伊尹于亳曰公薨成王葬于畢所以著元勳祔葬之禮所以明君臣始終之義而竹書猶有太甲殺伊尹鄭康成猶有成王誅周公官屬黨與之邪說誣聖誣經莫甚焉

中丁遷于囂作中丁中丁書闕不具當亦是書序語蓋百篇中即莊先生曰史記之中丁書闕不具已有逸簡非完篇也否則漢時書亡佚大半何獨于中丁言之哉

般庚五遷將治亳殷民咨胥怨作般庚三篇

謹案史記殷本紀帝般庚崩弟小辛立殷復衰百姓思般庚乃作般庚三篇鄭康成謂般庚祖乙曾孫祖丁之子祖乙居耿後奢侈踰禮土地迫近山川嘗圮焉至陽甲立般庚爲之臣乃謀徙居湯舊都上篇是般庚爲臣時事中下篇般庚爲君時事又杜篤論都賦云般庚去奢乃儉于亳張衡東京賦云般庚作誥率人以苦皆與鄭說奢侈踰禮之義合則是般庚之遷都其辟河患者從民之欲以易風俗者違大臣之私心故三篇內以稱民稱衆爲告羣臣告庶民之別（率籲衆句感出矣言句出猶嗟咄之咄卽多方之感言于民也）上篇順陽甲命誓之我王來既爰宅于茲我王謂陽甲也言度宅于茲新邑亳殷者乃我王之意恐民盡陷溺于水土風俗而爾不能體德意相救以生其如卜稽所云何度邑者必先龜卜所謂敢違卜用也般庚敷于民以下所謂王乃般庚也言王若曰者小辛時史臣追述之也衆謂羣臣以下也般庚敷于民敷古學字般庚舊勞于外如武丁之自河徂亳聳其德至于神明

故曰學于民也中篇誕告用亶其有衆咸造勿句襄在王廷句亶當爲旦旦勿古文旁襄讀曾我聲御之聲皆段借字周官司常通帛爲旜襍帛爲物注通帛爲大赤從周正色襍帛以帛素飾其側白殷之正色又孤卿建旜大夫士建物大司馬云師都載旜鄉遂載物鄭注所以將衆招庶人以旃旃旜同說文勿古文旁州里所建旗所以趣民故遽稱勿勿般庚上篇主于告萬民用旜以令鄉遂大夫率其民而聽誓其羣臣前篇主于告羣臣此受訓戒者以次各就其旗而立王庭者耿都之外朝也罔不惟民之承保句后胥高鮮句感鮮漢石經作高鮮胥相也高鮮鮮原也毛詩傳引爾雅小山別大山曰鮮以不浮于天時浮過言天時雖有霖潦泛濫之患而鮮原之地足以避之殷亳依山爲都故也殷降大虐先王不懷鄭注殷者將遷于殷先正其名莊先生云殷痛也懷同也往而不同猶言殂落言遭家不造我王殂謝倏忽又已三年不獲親見遷都之業然其所造謀皆視民利用而遷之重稱陽甲以動萬民思慕之意而晉賀循之徒猶謂般庚不序陽甲之廟誣聖誣經莫甚焉

莊先生曰晉賀循議兄弟不相爲後以爲殷之般庚不序陽甲之廟而上繼先君以弟不繼兄故也既非所繼則廟應別立又曰殷人六廟比有兄弟四人襲爲君者便當上毀四廟乎如此四代之親盡無復祖禰之神也夫以昭穆位同四親廟不應迭毀禮固有以義起者至謂般庚不序陽甲而上繼先君則害禮傷義之大者也彼別立廟者皆遣臣下祭之而天子不親其禮故晉太興詔曰吾雖上繼世祖然于懷愍皇帝皆北面稱臣今祠太廟不親執籩酌而令有司行事于情禮不安可依禮更處

夫情之有不安卽禮之有不行者也時太常恆議以爲廟當以
容主爲限無拘常數宜還復豫章潁川全七廟之禮溫嶠議以
爲凡言兄弟不相入廟旣非禮文且光武奮劍振起不策名于
孝平務神其事以應九世之讖又古不共廟故別立焉今以策
名而言殊于光武之事躬奉烝嘗于繼旣正于情又安太常恆
欲還二府君以全七世嶠謂是宜斯亦禮之近人情者也惟以
策名而議則臣子一例深有合乎經義矣唐開元初姜皎陳貞
節蘇獻亦執循議改建中宗廟于太廟之西一孫平子爭之卒
貶謫以死當時亦以殷庚光武爲口實也夫繼世而立之不同
于光武之再受命不待辨而自明然光武之時議者固以元成
哀平四帝代春陵以下四親之廟矣特以宗廟處所未定祠成

帝以下于長安故高廟未嘗別立廟也若殷庚于陽甲臣也于
其先君庶也禮大傳曰君有合族之道族人不得以其戚戚君
位也是殷庚固不得以其弟戚陽甲矣于其生也以臣事之于
其終也以弟祭之禮乎禮庶子不祭郊特牲記曰諸侯不敢祖
天子大夫不敢祖諸侯殷庚不繼陽甲且不敢祖其先君矣若
之何舍所後而繼先君以禰廟哉鄭氏古文尚書注曰祖乙居
耿後奢後踰禮土地迫近山川嘗圮焉至陽甲立殷庚爲之臣
乃謀徙居湯都殷庚爲陽甲之臣卽謀遷殷是遷殷陽甲之志
也故經曰丕從厥志又曰殷降大虐先王不懷厥攸作視民利
用遷先王謂陽甲臣子一也殷庚歸善于君親則祀陽甲以禰
廟明矣或又謂殷庚繼祖乙者特以篇次祖乙言之耳殷本紀

祖乙生祖辛祖辛生祖丁祖丁生般庚故鄭氏注曰般庚湯十
世孫祖乙曾孫又安得舍祖禰而上繼祖乙也凡言禮者必推
本于仁之至義之盡然後揆之人情而安施之天下而準仁有
其殺義有其等禮大傳曰自仁率親等而上之至于祖自義率
祖順而下之至于禰夫祖有功宗有德百世不遷者尊祖之義
也高曾祖禰五世始遷者親親之仁也親未盡而廟毀是無親
也繼祖之體而使不序于昭穆之世是無祖也天子受命于天
諸侯受命于天子大夫士受命于君無祖則無命也以天臨之
以祖臨之而親親之恩固有不容不殺者矣且兄弟相代非受
之于父也不繼所後而繼先君是無所受之也無所受者篡也
有爲此說者蔑所後之君而陷其君于大惡皆得舉聖人之經

者也
高宗祭成湯有飛雉升鼎耳而雊祖己訓諸王作高宗肜日高
宗之訓
謹案禮喪服大傳曰自仁率親等而上之至于祖名曰輕自義
率祖順而下之至于禰名曰重天尊而不親故主義穀梁子以
文公先禰後祖爲無天言君子不以親親害尊尊春秋之義也
殷本紀高宗武丁成湯十世孫小乙之子祖乙之元孫也禮稽
命徵云殷五廟至子孫而六注云契爲始祖湯爲受命王各立
其廟與親廟四故六公羊何注親過高祖則毀其廟又謂弟無
後兄之禮謂亂昭穆之序失父子之親易乾鑿度云易之帝乙
是成湯書之帝乙六世王案成湯至祖乙爲七世祖乙至帝乙

爲十世皆不數兄弟爲後者殷自成湯至帝辛凡十七世若數兄弟爲後者凡三十王推何邵公說毀廟之義兄弟同爲昭穆殷高宗時四親廟祖乙爲昭祖辛沃甲同爲穆祖丁南庚又同爲昭俱一廟二室陽甲殷庚小辛小乙又同爲穆一廟四室詩殷武箋云高宗之前王有廢政教不修寢廟者高宗復成湯之道故新路寢焉高宗繼父小乙慈良于喪其于父廟祀必獨豐而世父之廟不序既感祖已之言乃修建寢廟所謂殷衰而復興禮廢而復起也經云罔非天允言嘗爲天子者廟號祀典皆有常法王爲下士之式先害尊尊之義則民將安倣哉禮俗不刑義德遂替此不可不正之事也以古察近明世宗實隕厥元命矣

莊先生曰百篇之序商書十四篇自帝告至于微子惟成湯稱謚武丁稱謚稱宗夫太甲太戊皆不以宗名篇曷爲武丁獨書高宗金履祥因據史記謂祖庚繹于高宗之廟作高宗肜日而以書序爲誤惜其言之勿深攷也高宗肜日者百世宗廟之禮之大法也天子之所以事天也子之所以事父臣之所以事君也世嗣所以相繼昭穆所以相序也史記曰自中丁以來廢適而更立諸弟子弟子爭相代立比九世亂仲丁至陽甲九世而殷庚復興陽甲至小乙四世皆兄弟相繼武丁者小乙之子也以四親廟論之則祖乙爲高祖而以世及之次論之則祖乙以來九世矣將迭毀乎孫不祭其祖可乎將不毀乎與契廟湯廟將爲十一廟乎沃甲南庚非四親廟太甲太戊宗廟也孰毀乎

孰不毀乎序曰高宗祭成湯契爲始祖湯爲列祖殷祭乎祖時祭乎彤爲祭之明日乎繹天曰繹又祭也周曰繹商曰彤言彤日則爲祭之明日矣殷祭始祖東向昭南向穆北向不言祭契非殷祭也祭成湯者禘祭也時祭也祭成湯之明日繹賓尸故曰彤日成湯爲始受命之王祭始祖而後祭成湯祭成湯而後祭四親廟祭成湯之明日四親廟猶未祭也時則有飛雉升鼎耳而雊鼎者宗廟之器也鼎耳所以貫鼏鼎非鼏不行故易曰鼎耳革其行塞雉羽蟲也羽蟲火之屬也火爲禮雉雉爲震示宗廟之禮有不行者以恐懼之變見祭成湯之明日則四親廟之禮有失也故曰唯先假王正厥事事謂宗廟之事也殷中丁以後諸君降年不永子弟子爭立其宗廟之禮

固莫有修之者矣惟殷庚以禰廟事陽甲故其書曰殷降大虐先王不懷先王謂陽甲也又曰古我先王古我先后謂祖丁以上也又曰古先神后謂成湯也自小辛小乙皆兄弟相及至武丁而以子繼父此宗廟之禮亟宜修正之時也禮喪服四制曰書曰高宗諒闇三年不言善之也王者莫不行此禮何以獨善之也曰高宗者武丁武丁者殷之賢王也繼世即位而慈良于喪當此之時殷衰而復興禮廢而復起故善之善之故載之書中而高之故謂之高宗高宗諒闇喪禮之大法也高宗彤日祭禮之大法也彼謂祖庚祭高宗之廟者高宗諒闇又將何說乎三年之喪以兄弟相及而祀無常即繼世者亦廢矣四親之廟以兄弟相及而祀無常即繼世者亦無常祀矣其無常祀奈何記曰

大事有時日小事無時日有筮殷祭敘昭穆而四時之祭無常祭者則筮之故兌命曰爵無及 句惡德 句民立而正事 句純而祭祀 句是爲不敬 句事煩則亂 句事神則難言爵無及者兄弟相後謂之及王者繼先君之統爲天之子雖及亦繼也惡古通亞亞德言以德次序也兄弟相後昭穆皆以次升也民者國君無主後者之稱立讀爲莅莅而正事卜從而後祭也無廟故無常祭純讀爲均繼先君之統而使同于無主後之民不敬莫大焉祖已訓諸王以正其典祀所及之君親未盡者其祭之禮與親廟同祀事有恆則不煩不煩則治治則習習則敬無恆則煩煩則亂亂則難難則不敬原其禮之所以失者厚于親廟故簡于所及之廟也厚于親廟而簡于所及之廟知自仁率親不知

自義率祖也以爵言之則皆天之允也以義言之則皆祖之繼也夫義之常必推本于天監在下之始而究其極于降年之永不永明開創之君受命爲天之子繼體之君亦莫不受命爲天之子也不幸而其命中絕然六極之未下亦莫不有災異以譴告之或德之不順或辠之不聽知天之付命可畏如此之甚也孰敢不正厥德以是爲宗廟百世不易之常法故高之宗之謂之高宗而載之書中也商頌曰商之先后受命不殆在武丁孫子言武丁受命不懈怠敬爲人子孫也又曰殷受命咸宜百祿是荷言其正殷之典祀自成湯至于小乙受命之君無不宜之也此武丁所以爲高宗也史記殷本紀云祖已嘉武丁以祥雉爲德立其廟爲高宗遂作高宗肜日及訓蓋百篇之書多出于

後錄書者加之或聖人所定不獨高宗肜日爲然故成王東伐淮夷作成王政而以謚名篇其見于書者酒誥曰成王若曰明大命于妹邦亦稱謚董生春秋玉杯曰以其得應知其問之不妄彼謂祖庚祭武丁作高宗肜日然耶否耶難者曰謂祖庚繹祭高宗之廟固妄矣武丁修復四廟于經何以明之曰尚書大傳曰武丁側身修行思昔先王之政興滅國繼絕世舉逸民明養老之禮重譯來朝者六國傳以爲桑穀生于朝祖已曰桑穀于朝在書大戊序傳誤是也野艸生于朝亡乎武丁側身修行云云按桑穀共生里艸也是興滅繼絕之政以復修四廟而推之固可知矣商頌殷武箋云高宗之前王有廢政教不修者蓋小辛小乙是武丁以前四廟不修之明徵也孔子刪詩魯之閟宮言新廟奕奕則逆祀者可以爲戒商之殷武言寢成孔安則復古者可以爲法詩書之大義昭昭如此議禮者又何疑焉

一世二世三世四世五世六世七世八世九世十世十一世

成湯外丙太甲沃丁

中壬　太庚小甲

雍己

太戊中丁

外壬

河亶甲祖乙祖辛祖丁陽甲

般庚

小辛

小乙武丁

沃甲南庚

殷始咎周周人乘黎祖伊恐奔告于受作西伯戡黎

殷既錯天命微子作誥父師少師

謹案此二篇爲商書之變垂戒深矣書大傳以戕著之後紂始

囚文王于牖里史記以出羑里之後始命西伯得專征伐而伐

飢國滅之于事史記以父師作大師說爲大師疵少

師彊與論語太師摯少師陽漢書古今人表禮樂志董仲舒傳

淮南氾論訓合馬鄭用論語三仁訓爲箕子比干子義馬鄭爲

正篇中以攘竊神祇之犧牷牲爲大事者公羊何氏說成七年

乃不郊之義曰成公當坐盜天牲用此經義也莊先生曰詔王

子出迪我舊云刻子刻子當爲亥子言紂禍當在亥子之辰也

殷本紀敘微子謀去在武王觀兵之後是時紂惡已稔八百諸

侯皆曰可伐武王曰爾未知天命未可也乃復歸文王繫易曰
明夷于南狩得其大首傳曰南狩之志乃大得也謂伐紂也又
曰亥子之明夷利貞傳曰亥子之貞明不可息也是文王武王
箕子皆知周黜殷命之數在癸亥甲子之期箕子通作亥子
見漢書儒林傳國
語載伶州鳩之言卽箕子所稱迪我舊云非小數也莊宗伯公
曰微子見紂無道早去之武王克殷時面縛銜璧者武庚也故
武王封之以續殷祀箕子知紂卒無後誅君之子不立無繼也
故洪範云于其無好德女雖錫之福其作女用咎其後武庚誅
而微子始封于宋以續先王之祀王子不出我乃顛隮豈非聖
人前知之神哉

惟十有一年武王伐殷一月戊午師度孟津作大誓三篇一月
史記

作十二月商之十二月周之一月故甲子
昧爽在二月或作正月亦商之正月也

莊先生曰十有一年者武王卽位之十一年也鄭氏曰十有一
而數之是年入戊年本文王受命
午蔀四十歲矣　九年會諸侯于孟津十有一年伐紂說者以
禮文王世子記云文王九十七而終又以大戴有文王十五生
武王之說詩譜疏大戴禮文王世子篇云文王十三生伯邑考
十五生武王許愼五經異義曰文王十五而生武王
武王尙有兄伯邑考蓋
大戴記文王世子之文謂武王卽位年已八十餘在位僅十年
不得至十一年伐紂遂統文王受命之年數之是皆傳記所說
不見于經說又不一其言文王受命或以爲七年或以爲九年
言武王觀兵或以爲九年或以爲十一年伐紂或以爲十一年
或以爲十三年今文尙書傳太史公書鄭氏古文尙書注及劉
歆三統梅賾所獻孔安國古文經及傳說頗異皆未必合于經

書缺有閒矣雅頌之文可推而知蓋武王卽位乃作鎬行辟雍之禮四方莫不歸心然後卒文王之伐功此非三年內所得爲明甚而人閒小書遂謂父死不葬爰及干戈誣聖亂經皆起東周之末蓋自七十子後大義乖非孟子抎其蔽陷則堯舜禹湯文武及益伊尹周公之事好事者輒趫譋造說固不待暴秦燔詩書而學士已懵然兜莫知其本末可憤也今可考者大誓序曰十有一年洪範經曰十有三祀金縢經曰既克商二年是武王在位之年見于書者也周公作金縢之後又三年而武王崩多方經云今爾奔走臣我監五祀又云天惟五年須暇之子孫誕作民主商奄諸國在武王之世守臣職成王立而遂畔以是推之武王克殷之後五年而終也文王世子謂武王年九十三

按逸書度邑云惟天不享于殷發之未生至于今六十年則武王受命之時僅六十耳惟年之不少延故曰未受命必以爲旣耄亦鑿也班固謂司馬遷從安國問故其書多古文說而周本紀以爲西伯卽位五十年受命之年稱王而斷虞芮之訟後七年而崩（史記作十年蓋七字之誤）武王卽位修文王緒業九年而東觀兵至于盟津是時諸侯不期而會盟津者八百諸侯皆曰紂可伐武王曰女未知天命未可乃還師居二年聞紂昏亂暴虐滋甚殺王子比干囚箕子太師疵少師彊抱其樂器奔周于是武王徧告諸侯曰殷有重辠不可以不畢伐乃遵文王東伐紂十一年十二月戊午師畢渡盟津作大誓皆今文泰誓說也無所謂從安國問者劉歆欲立古文尚書移讓諸博士不肯置對者則所

云書十六篇歆得其眞矣而三統以爲伐紂之歲歲在鶉火文王受命九年而崩再而大祥而伐紂故書序曰惟十有一年武王伐紂太誓八百諸侯會還歸二年乃遂伐紂克殷以箕子歸十三年也故書序曰武王克殷以箕子歸作洪範洪範篇曰惟十有三祀王訪于箕子自文王受命至此十三年與今文說異同東晉古文太史公書序洪範次分器先金縢在克殷後二年與書序今弟異伏生傳亦云視劉歆以洪範之十三祀爲伐紂之歲子義爲長其說在洪範序惟以太誓序所云十一年統文王受命數之其誤則一存其說本諸經以燕其疑俟後之君子又曰趙岐云大誓古尚書百二十篇之時大誓也今之尚書大誓篇後得以充學故不與古大誓同諸傳記引大誓皆古大誓也古大誓篇雖亡然以書序推之知亦不記年故特書惟十有一年武王伐殷一月戊午師渡孟津今文大誓雖晚出然去古未遠視克殷世俘爲近實亦周史記之文不過非百篇中大誓耳其記月皆用商正故曰惟十有二月戊午史記從書序加十有一年記月則仍今文大誓故不曰一月戊午若篇中已記年則劉歆輩不得云十有一年會諸侯十三年伐紂矣至其言得白魚赤烏之瑞君臣相戒及武王數紂之惡曰毀壞其三正尤非三代以下所能言故以大誓今文充學瘉于以世俘爲武成也

武王戎車三百兩虎賁三百人與受十里作坶誓本皆作牧地說文作坶說文戰于坶野許愼曰坶朝歌南七

謹案大誓三篇告諸侯及商庶百姓皆明天命廢興坶誓則申嚴軍令而已故別爲次與湯誓同例國語王以二月癸亥夜陳未畢而雨韋昭注周二月四日癸亥甲子則五日也說文坶野朝歌南七十里地孟津至坶野蓋百五十里武王以二月戊午渡孟津古者師行日三十里故癸亥夜陳甲子將旦而誓昧爽詩言清明也古者戰必結日呂覽武王至鮪水殷因膠鬲候周師曰西伯將何之武王曰將之殷也膠鬲曰竭至武王曰將以甲子至殷郊子以是報矣膠鬲行天雨日夜不休武王疾行不輟軍師皆諫曰卒病請休之武王曰吾已令膠鬲以甲子之期報其主矣今甲子不至是令膠鬲不信也其主必殺之吾疾行以救膠鬲之死也果以甲子至殷郊天問會朝爭盟何踐吾期

王逸注引此毛詩會朝清明傳會甲也不崇朝而天下清明古文令與會合字皆從亼王肅以爲甲子疏引定本作會甲兵皆非也古文崇從隹省從日即天問鼂字借爲朝廷之朝其作輘者小篆也天問爭盟即清明釋文一作會晁請盟非也古文清字作瀞小篆作清亦作淨故天問作爭古文朙字作囧或從二目或加月作朙故天問作盟

武王伐殷往伐歸狩識其政事作武成

謹案本皆作歸獸以歸馬放牛當之而周書世俘又言武王狩禽虎貔犀兕熊羆麋鹿之屬其篇首亦有于征伐紂之文劉歆三統以爲周書武成未知鄭氏所謂武成逸書亡于建武之際者即是篇否也要皆非百篇之舊今從史記作歸狩言西歸行

狩也何以明之周頌時邁曰武王克商周文公作是頌言巡守
告祭柴望曰時邁其邦昊天其子之又曰懷柔百神及河喬嶽
非歸狩之政乎善乎祭公謀父之推言之也曰先王耀德不觀
兵夫兵戢而時動動則威觀則玩玩則無震薄言震之莫不震
疊致戎商坰非務武也昔我盟津于有命之不易以告諸侯謂
之觀兵可乎司馬遷所記齊東野人之語非從安國問也不可
列書之敎周自后稷中葉不窋公劉及太王王季世序其德至
于武王昭前之光明嗣文考式在位恤民之隱以除其害戢干
戈櫜弓矢保世滋大惟懿德是求歸狩之政不從可知乎耀德
而不觀兵與孟子仁者無敵之言其義一也

孟子曰盡信書則不如無書吾于武成取二三策而已矣仁人
無敵于天下以至仁伐至不仁而何其血之流杵也又曰有人
曰我善爲陳我善爲戰大罪也國君好仁天下無敵焉南面而
征北狄怨東面而征西夷怨曰奚爲後我武王之伐殷也革車
三百兩虎賁三百人本作千王曰無畏甯爾也非敵百姓也若崩
厥角稽首征之爲言正也各欲正已也焉用戰此孟子論武成
往伐之事也六經皆論定于夫子而傳之者非一人自微言絕
大義乖迄乎戰國權謀變詐縱橫之術興慘刻鉤鈲名法之習
亟善戰善陳者皆爭起爲諸侯師儒有談禮樂者則厭瘉而笑
之然猶非君子之所懼也知後世必有竊六經文緣言咄歐自
喜坐亂天下故于聖人之用征伐也言之尤兢兢焉于聖人之
用刑罰也言之尤兢兢焉今武成之篇雖亡然莫不知其不可

信者以至仁伐至不仁而血之流杵也其可信者武王曰無畏
甯爾也非敵百姓也若崩厥角稽首而仁人之無敵于天下其
威猶至今若存誠無所用戰無所用陳也論語曰周有大賚善
人是富雖有周親不如仁人百姓有過在予一人興廢國繼絕
世舉逸民天下之民歸心焉所重民食喪祭寬則得衆信則民
任焉敏則有功公則說皆述周之政事武成二三策略具矣墨
翟書言武王將事泰山隧傳曰泰山有道曾孫周王有事大事
既獲仁人尚作商夏蠻夷醜貉雖有周親不若仁人萬方有辠
維予一人與論語所記相類雖謂武成篇未亡可也由武之伐
殷推湯之伐桀可也由二三策推之百篇亦可也

武王既勝殷邦諸侯班宗彝作分器班本又作般史記邦作封
書序在洪範後今從史記

與武成相次在洪範前蓋太史公從安國問古文說也

謹案邦諸侯者分殷以爲諸侯之國也立武庚爲殷後使管叔
蔡叔監殷民是謂三監班分也彝宗廟之常器也分器者分其
祭也墨翟書言武王之攻殷誅紂也使諸侯分其祭曰使親者
受內事疏者受外事以爲虞夏商周三代之聖王其始建國營
都邑必擇國之正壇置以爲宗廟壇場祭壇場也置措也必擇木之修茂
者立以蔽位修長也蔽必擇國之父兄慈孝貞良者以爲祝宗
祝太祝宗伯也必擇六畜之肥腯倅毛以爲犧牲倅當爲粹純也必擇五穀
之芳黃以爲酒醴粢盛與歲上下珪璧璜琮稱財爲度此邦諸
侯班宗彝之事也與夏社同例

武王勝殷殺受立武庚以箕子歸作洪範

莊先生曰已當作祀易已事遯往本作祀事殷本紀云封紂子武庚以續殷祀是也勝殷殺紂立武庚祀十有一年事也大誓拇誓武成分器詳矣曷爲于是言之于是益見聖人之于天道也文王武王周公聖人也箕子聖人也非聖不足以知天道武庚之立不宜立者也湯勝夏郎黜夏命矣桀以其屬去之南巢子孫世居要服爲二王後者非桀子孫也紂之辠過于桀武王勝殷紂自燔死武庚面縛銜璧輿櫬而迎武王武王親釋其縛受其璧而祓之焚其櫬封以爲殷侯使之行商禮而復其所傳誤以武庚爲微子以封殷爲封宋武庚妄記也　禮誄君之子不立既誄之事不見于經口說相傳故妄記也　紂則不宜立武庚然立之者何也爻方曰天惟五年須暇之子孫誕作民主天惟須暇之武王何敢黜之故曰聖人之于天道也及成王黜殷命殺武庚乃命微子代殷後而王子弗出我乃顯隮箕子早知之天其有劃命武王亦早知之說者乃謂武王問箕子殷所以亡箕子不忍言殷惡以存亡國宜告王亦醜故問以天道不亦誣乎其言箕子歸何也歸者猶言來歸也武王勝殷釋箕子之囚箕子不忍見殷之亡走之朝鮮武王乃封箕子于朝鮮而不臣其後二年紂三年喪畢是時武王明教通于四海海外息慎北發渠搜氐羌莫不來服于是箕子朝周不曰來朝大傳曰箕子既受周之封不得無臣禮故于十三祀來朝劉歆乃謂武王伐殷以箕子歸誣聖之甚者也曰歸者何也箕子中國之聖人也巢伯言來朝矣息慎言來貢矣箕子中國之聖人也曰歸者喜之也

謹案箕子朝周過殷故墟本作故殷墟感宮室毀壞生禾黍箕子傷

之欲哭則不可欲泣爲其近婦人乃作麥秀之詩以歌詠之其詩曰麥秀漸漸兮禾黍油油彼狡僮兮不與我好兮殷民聞之皆爲流涕案史記云所謂狡童者紂也鄭注尚書大傳亦同然史記既云箕子不忍言殷惡矣黍離之詩曰此何人哉不忍斥幽王而此直言狡童何自相矛盾也蓋言武庚有壯狡之志無德以續殷祀我我殷也尚書大傳以爲微子義異又史記周本紀言武王問箕子以天道在克殷後二年宋世家又謂武王既克殷訪問箕子作洪範于是武王乃封箕子于朝鮮而不臣其後箕子朝周云云蓋史記雜采百家異說故多舛錯尚書大傳曰武王勝殷繼公子祿父釋箕子之囚箕子不忍爲周之釋走之朝鮮武王聞之因以朝鮮封之箕子既受周之封不得無臣

禮故于十三祀來朝武王因其來朝而問洪範斯信而有徵者也漢書五行志云周既克殷以箕子歸武王親虛己而問焉其說本劉歆三統謂卽在伐紂之歲故梅賾所獻古文在分器前此誣聖亂經之一端也今文傳太史公皆以爲在克殷後二年儒林傳以遷書洪範爲古文說是孔安國及歐陽大小夏侯皆無異義倡自劉歆一人之臆說而班固王肅皆以爲十三年伐紂是不可不辨者也

西旅獻獒太保作旅獒 獒馬作豪云酋豪也國人遣其酋豪之長來獻見于周然西旅獻豪不辭當爲獒也狗四尺爲獒

莊先生曰西旅者西戎也商頌曰自彼氐羌莫敢不來享莫敢不來王曰商是常高宗旣沒殷道衰遠方不至至是而來獻太

保召公奭也召公相成王與周公爲左右于是周公爲師召公爲保武王之時召公曷稱太保曰從其後書之也曷爲從其後書之春秋傳曰自陝而東者周公主之自陝而西者召公主之召公在成王康王之世以太保主西方故康王之誥曰太保率西方諸侯而周召之爲左右二伯自武王時已然矣周公之治東方終于息愼來貢召公之治西方始于西旅獻獒非周公先治內而召公之治及遠之速也文王三分天下而有其二自陝以西被化已久東方之國屬紂者習惡深至康王畢分居里成周郊而後有以終文武所受之命故周公之治東方大者在黜殷命而伐淮夷次之于是乎命微子于是乎封康叔于是乎作洛邑營成周于是乎遷殷頑民而召公歷文武成康之世治西方成文王之化純被日久易于及遠詩大雅之末繫以召旻其卒章曰昔先王受命有如召公日闢國百里觀西旅獻獒知國之日闢及西方日蹙而周以東遷詩人閔其衰而思其盛自文武之受命召公以甘棠治內旅獒治外者造勛德施于成康故從其後書之曰太保作旅獒百篇之序存書未嘗亡也而揚子雲乃謂書序不如易固哉旅陳也陳德廣所致也獻獒各以其所貴寶爲摯也

巢伯來朝芮伯作旅巢命鄭氏曰巢南方之遠國諸侯世一見者伯爵也殷之諸侯聞武王克商慕義而來朝芮伯周同姓國在畿內魯語云桀奔南巢韋昭曰南巢揚州地巢伯之國今廬江居巢縣是也

莊先生曰巢伯南方之諸侯要服也不在九州之外非若西旅息愼比也與旅獒賄息愼之命不同而從同者何湯放桀于南

巢以其地封之其子孫不用中國之禮則亦以遠人之例例之而已曰伯者進之也文王德廣所及美化行乎江漢汝墳南方諸侯皆用禮教于其來朝進爵爲伯遠諸侯之來朝者衆矣曷爲旅巢命巢桀之後也湯放桀而黜夏命復封夷之子孫爲二王後武王誅紂立武庚殷命猶未黜也夏命黜而桀之後爲蠻夷芮伯以其來朝乃陳夏商之所以隊命爲後王監孔子錄之以爲有天下者不可不戒慎也巢雖降爲蠻夷猶帥舊德殷命黜而紂卒無後以天下之大至無所容其身處其子孫可不懼哉可不懼哉

武王有疾周公作金縢

莊先生曰武王周公之事後世多疑之或以爲百篇亡學者不見全經不能得其實竊謂不然武王之伐紂雖頗缺有閒雅頌之文具在而孔子子思孟子言之蓋詳周公之書則自金縢至亳姑存者十一篇讀書而不能心知其意雖百篇如之何金縢者周公之書之首篇也居東卽東征也周公作鴟鴞之詩在東土已集之後伏生書傳毛公詩故訓太史公書皆同王肅云東洛邑也管蔡與商奄其叛故東征鎭撫之案驗其事二年之閒皋人皆得詩序三年而歸此言居東二年其錯何也曰書言居東二年其皋人斯得之年詩言其而鄭氏乃謂居東待罪以須君之察已又謂皋人歸之年也

爲周公之屬黨此固不辨而知其謬者彼特以皋人既得矣鴟鴞之詩奚危言爲不知所謂寧未有室家者非僅爲三監淮夷之畔言也太史公說我之弗辟以爲我所以勿辟者恐無以告我先王周公未嘗辟也舜辟堯之子矣禹辟舜之子矣益辟禹

之子矣伊尹周公未嘗辟也周公終始不離成王使伯禽代就封于魯欲天下之一于周豈有救亂之時乃居東以待罪乎是誣成王且誣周公也逸書度邑曰辰是不室我未所定天保鴟鴞武志也故不讀度邑不知金縢奄與五十國未定建侯衛營成周制禮作樂之事未及施行不能比隆于唐虞夏商雖有天下猶之未有室家也王與二公皆未及知故公作詩以貽王史記作王亦未敢訓公訓當爲訕古文信字從立心譌作訓又譌作誚也成王以天下既定矣卽奄與五十國之蠢動公自可不血刃而定之何未有室家唯音曉曉爲哉蓋仍未知公之志而逸豫之心將萌矣蒙恬風若故有上天動威之異自新往迎遷改速于風雷至是而王與周公咸有一德矣彼傷官屬黨與之

說不亦愚且誣之甚哉

謹案史不書東征而曰罪人緣周公之心而爲之諱也魯世家言周公乃奉成王命興師東伐作大誥遂誅管叔放蔡叔殺武庚平淮夷東土二年而畢定以書大傳證之周公攝政一年救亂二年克殷此所謂居東二年也三年踐奄卽孟子所謂伐奄三年討其君書序所謂成王東伐淮夷遂踐奄作成王政也蓋成王感風雷之變親迎周公于兵所書序成王歸自奄在宗周誥庶邦作多方皆三年事也東伐黜殷皆周公奉成王命以行踐奄則成王親莅之非重奄與多方也爲親迎公也我覩之子衮衣繡裳所謂我國家禮亦宜之者也尊德樂道之君必有所不召之臣豈僅得禮

之謂哉

武王崩三監及淮夷畔周公相成王將黜殷作大誥

莊先生曰讀大誥序周公相成王將黜殷而知非聖人不能作也誣聖亂經自孫卿始其言曰武王崩成王幼周公屏成王而及武王以屬天下惡天下之倍周也履天子之籍聽天子之斷儼然如固有之教誨開導成王使諭于道而能掩迹文武反籍于成王北面而朝之而天下不敢事周天子也者不可以少當也不可以假攝爲也以枝代主而非越君臣易位而非不順因天下之和遂文武之業謂之大儒之效後世亂臣賊子襲是迹而文其姦言以竊天位開其端者孫卿也孟子之時未有是說故辨益伊尹而不及周公漢初諸儒多出孫卿故言周公之事大抵以爲攝天子位假王者號禮禮禰禰莫知其非僅拘覩夫文辭而遂以胎滔天之惡言顧可不慎哉書序明著之曰周公相成王相也者臣道也非假攝之謂也自歸禾以至息慎之命再言天子再言王命曰黜曰伐曰遷曰命曰封曰告皆繫之成王始自大誥以至于君奭大誥曰相成王君奭亦曰相成王何乃有假攝之說哉然則孫卿言亦有本與曰所謂讀書而不必知其意者是也度邑曰兄弟相後用建庶及武王所以命周公也孫卿遂謂以枝代主而周公及武王不知新命三王永終是圖數年之閒明教通于四海息慎氏羌莫不來享卒之武庚蠢于外管蔡慫于內而天下晏然猶駁駁乎必兄弟之相後植璧秉圭之請何爲乎故錄金縢而度邑可刪何也度邑曰惟帝神

授朕靈期又曰惟天不嘉寧降來省金縢曰無墜天之降寶命惟初克商天下來集若武德不少延四國之變將不可知故曰惟天不嘉寧降來省而以申授之靈期命之周公及武王踐天子位管蔡流言何自至哉殷蘖其亦未敢蠢武王所以行權欲建庶也周公恐懼于武王有疾以寶命之墜告于三王爾不許我我乃屏璧與珪其命龜之辭以國之存亡是卜周公之必不兄弟相後明白豈有成王既立而乃踐天子之位哉三龜襲吉納冊金縢帝與爾三周公之卜非武王之夢也于是乎文武所受之命成王申之周公誕保之七年而有餘矣武王以天命命周公故周公自以爲功此成王所不知二公所不知而欲于百世後學者知之吾見其難也書序存則百篇不亡讀書序而猶不能必知其意雖百篇若之何

洛誥曰惟周公誕保文武受命惟七年是周公相成王之年見于書者也今文尚書傳曰周公攝政一年救亂二年克殷三年踐奄四年建侯衛五年營成周六年制禮作樂七年致政明堂位記曰周公相武王以伐紂武王崩成王幼弱周公踐天子之位以治天下六年朝諸侯于明堂制禮作樂頒度量而天下大服七年致政於成王書作雒記曰武王克殷乃立王子祿父俾守商祀建管叔于東建蔡叔于殷俾監殷臣武王歸乃歲十二月崩鎬建于岐周周公相天子二叔及殷東徐奄及熊盈以畔周公召公內弭父兄處撫諸侯元年夏六月葬武王于畢三年乃作師旅臨衛攻殷殷大震潰降辟二叔凡所征熊盈族十有

七國俘維九邑俘殷獻民遷于九畢俾康叔宇于殷俾中旄父宇于東周公敬念于後日予畏周室不延俾中天下宗乃作大邑成周于土中其說皆在孫卿以後而作雒稍近之年月亦頗疎闊要其大旨以爲武王崩而三監徐奄叛既除喪而東征至鄭氏則爲武王之喪服除而管蔡流言周公辟居東都二年其明年秋有風雷之變成王迎周公周公歸攝政三監懼誅道淮夷與俱畔其說異似密而實疏古文說在太史公書以爲管蔡畔周周公討之三年而畢定故初作大誥次作微子之命次歸禾次嘉禾次康誥酒誥梓材皆以書序爲次而召誥洛誥在成王七年不繫之周公攝政踰已總之尙書年月不盡可考故傳記咸殊異本諸經東征三年其二年誅武庚伐管蔡命微子明

年伐奄成王迎周公于奄歸宗周告多方封康叔然後相宅洛邑營成周遷殷頑民制禮作樂凡七年是周公相成王之年信而有徵者也其曰攝政致政者僭也孫卿以後之言也

成王既黜殷命殺武庚命微子啟代殷後作微子之命

莊先生曰說者謂武王克殷徙微子于宋鄭氏樂記注又謂周公攝政六年制禮作樂封殷之後稱公于宋鄭氏發墨守皆非也武王伐紂之時微子已去殷無所謂徙樂記黃帝堯舜夏后氏之後皆曰封而殷之後獨曰投武庚不當封者也降王者之後爲殷侯故武庚之立投也非封也微子之命代也非投也當時多以殷爲宋而以武庚面縛銜璧之事爲微子之去時箕子未奴比干未死其誥父師少師見于書至武王伐紂何自而持其

祭器造于軍門哉信傳記而不本于經其去街談巷語無幾耳
蓋抱其樂器奔周者太師疵少師彊也呂氏春秋云殷內史向摯載其圖法出亡之周
而面縛銜璧者武庚也奈何誣微子其謂六年而後封宋者又
不知聖人之心者也入殷之時未及下車而封先聖之後武庚
既黜商先哲王不祀忽諸微子之命可一日緩哉既黜殷命卽
命微子代殷後天命不敢以一日留也誅紂殺武庚已日乃革
也命微子已日乃孚也天命不敢以一日留也烏有二年黜殷
六年始命微子哉故曰不知聖人之心也
唐叔得禾異畝同穎獻諸天子王命唐叔歸周公于東作歸禾
莊先生曰讀歸禾序益見傳記之妄鄭氏注金縢以爲文王年
十五生武王九十七而終時武王年八十三于文王受命爲七

年後六年伐紂後二年有疾疾瘳二年崩崩時年九十三武王
崩時成王年十歲三年喪畢年十二明年將踐阼周公欲代攝
政羣叔流言辟居東都時成王年十三居東三年成王年十五
遭風雷之變迎周公反則居攝之元年也居攝四年作康誥五
年作召誥七年作洛誥自伐紂至此十六年其意欲傳會書傳
天子太子年十八曰孟侯之說夫周公相也而謂之天子成王
天子也而謂之太子何其刺繆乎成王年二十二而後卽政既
以爲幼不能壞阼矣東征之時成王年十六耳唐叔小弱弟也
獨能傳王命以作書乎桐葉之封謂之戲嘉禾之獻謂何也故
曰信傳記而不本諸經其去街談巷語無幾也王肅則謂文王
武王年八十三年伐紂明年有疾九十三而崩其明年稱
元年作大誥二年克殷三年而歸制禮作樂至十年而成七年

作康誥召誥洛誥致政成王其說益疎不過與鄭爲異耳謂武王崩年時成王年十三及二十而周公致政皆非攷信于經者也

許愼五經異義古尚書說云武王崩時成王年十三後一年管蔡作亂周公出居東辟之是歲大風王與大夫盡弁以開金縢之書時成王年十四言弁明知已冠矣許愼不從以爲武王崩成王年十三若十四而冠是喪冠也譙周五經然否論推武王以庚辰歲崩周公以壬午歲出居東癸未歲反禮公冠記周公冠成王命史作祝辭告是除喪冠也周公未反成王冠弁開金縢之書時十六矣是成王年十五周公冠之而出也以許說爲非纘謂許說最爲近理鄭氏王肅譙周諸家之說不一要皆傳會傳記而不本諸經諸家所據者大戴禮文王世子云文王十

五而生武王今小戴已無此文又云文王九十七乃終武王九十三而終又云成王幼不能埽除及禮公冠記有成王冠祝辭合以文王武王受命之歲遂謂武王八十三而生成王武王崩時成王年十三爲必不可易不知公冠記卽后倉等推士禮而致于天子之說非曲禮之正篇成王冠辭後系以孝昭冠辭亦見于劉向新序此與周公負成王朝諸侯圖皆出于一時者也孫卿後儒者代有增益遂以爲故事耳經云王與大夫盡弁則成王非幼不能埽除明矣如傳記所云文王十五而生武王而武王有兄伯邑考武王八十三生成王而成王有弟邘晉應韓不悟其非而曲爲之說書之失誣不信然與今文尚書傳及韓太傅詩外傳曰成王之時有三苗貫桑而生同爲一采大幾滿

車長幾充箱成王問周公曰書傳作民得而獻諸成王與序異又作王召周公而問亦非此何物也周公曰三苗同爲一采和氣所生意者天下始同爲一也拔而貢之文王之廟比幾三年果有越裳重九譯而至獻白雉于周曰書傳交阯之南有越裳國周公居攝六年制禮作樂天下和平越裳以三象重九譯而獻白雉曰本作公道路悠遠山川阻深恐使人之未達也故重譯而來成王以歸周公周公辭曰德澤不加焉則君子不臣其人吾何以見賜也賜書傳作獲此賜譯曰吾受命國之黃髮書傳作耆曰久矣天之不迅風疾雨也書傳作別風淮雨海之不溢波也三年于茲矣意者中國殆有聖人盍往朝之書傳有周公乃歸神以薦于宗廟周既衰于是稍絕於是來也周公乃敬求其所以來詩曰於萬斯年不遐有佐

周公既得命禾旅天子之命作嘉禾旅史記作魯謹案鄭氏漆書古文增多篇目無嘉禾而王莽引書逸嘉禾篇漆書無畢命而三統引畢命豐刑不知孔安國所獻劉歆所論王莽所立杜林所得何儻笠不齊若是惟劉向以中古文校歐陽大小夏侯三家經凡酒誥召誥之脫簡皆具焉是漆書古文之信而可徵者亦僅二十八篇而已舜典以下二十四篇之目固不足盡據也

莊先生曰書逸嘉禾篇曰周公奉嗇立于阼階延登贊曰假王正厥事也古文假格通作假者誤孟子曰惟大人爲能格君心之非故格君者隸政之本而佞邪傅會乃謂周公假王者之號是

所云十六篇者歆等各以意屬讀非復古文舊書宜博士之不肯置對矣

又曰讀歸禾嘉禾序而知天命之可畏也周公相成王黜殷命正彼反側式化式遹圖功攸終天示之應胥翕稷政嘉禾以生咸曰天子降休周公曰天之降格也惟王竦政以勤勞和一天下天其申命之弗終朕畝是遹佚前人光也天難諶斯降命降威永念一日陳此以戒嗣王成王未知周公之志風雷之變遂動以威故周公之誕保文武受命者以大誥始以洛誥終而休咎之徵于金縢嘉禾著之說者但謂異畝同穎爲越裳氏重九譯而至之應不知鴟鴞危言乃作于鼐人斯得之後卽嘉禾旅命之時也在易旣濟之革曰需有衣袽終日戒坎水也乾爲乾

天也有需之象焉險在前矣能無須乎川爲澤矣其能涉乎衣上也袽敝也乾則惕而坎則勞也勞乃敝矣說以先民民忘其死非東山之詩乎須之須之公歸無所九罭所爲諫也戒之戒之曰予未有室家鴟鴞所爲作也當此時也一以爲信一以爲疑使成王有幾微未喻于周公之志鼐人雖得天下猶未定也況又能格知天命乎故曰于嘉禾見聖人之畏天命也非後世陳說符瑞者所得與也

成王旣伐管叔蔡叔以殷餘民封康叔作康誥酒誥梓材音義云梓本作杼

莊先生曰大誥序曰三監及淮夷畔成王伐東夷之事在成王征及將蒲姑武庚殷後也旣黜矣命微子代之管叔蔡叔監殷

者也既伐矣殷之餘民不可不深念是民也是邦也是命也皆
文考受之於天者也成王周公之使管蔡也固以命康叔者命
之既取我子無毀我室齊咨涕洟以是爲聖人之過矣猶有否
焉何敢一日少安周公居東殷之餘民既安輯而鎭撫之破斧
之詩曰哀我人斯亦孔之將大誥曰允蠢鰥寡哀哉蓋重念斯
民也在易離之同人曰出涕沱若戚嗟若吉成王未知周公之
志則爲否及覺悟而迎周公則爲同人自是而王與公若重明
之相麗矣明光上下勤施四方旁作穆穆迓衡不迷文武勤教
非周公其孰能龕之離明也乾君也兌辭也以君命明命之有
頤之象焉引養引恬所以教邦君御事者皆哀痛之辭也閔管
蔡之失道出涕沱若矣撫餘民其如傷戚嗟矣是時也公初歸

鎬謀作洛邑侯甸男邦采衛咸若在告康叔命妹邦教邦君御
事而申以進戒嗣王稽田惟疆土家惟豐茨梓材惟丹雘在
嗣王修文武之所勤而終之率甯人有指疆土定天保依天室
制禮作樂以告太平萬年厭于乃德可謂吉康者乎別求聞由
古先哲王宏于天若德裕乃身周公以三王之道授之康叔兄
弟兼師友矣故左氏言太姒之子惟周公康叔爲相睦也而孰
知其出涕沱若戚嗟若無服之喪施于孫子成王周公有如是
之內恕孔悲者哉讀康誥酒誥梓材者知封康叔已耳必曰既
伐管叔蔡叔又必曰以殷餘民而聖人之心見矣六經者聖人
以其心詔萬世者也漢儒誣之于前宋儒亂之于後賴有序耳
安在書序之不如易哉

又曰康誥經曰周公初基作新大邑于東國洛四方民大和會康誥酒誥梓材皆周公初謀作洛代成王大誥治之書也酒誥今古文皆作成王若曰是從後書之博士說及衞賈諸家皆失之鑿馬融謂後錄書者所加最爲近之夫聖人固知後世必有誣聖亂經如孫卿之徒者矣康誥酒誥梓材周公歸自東之書攝政之說萌芽於此明著之周公明著之曰成王別嫌章疑微而顯矣而邪說橫議悍然罔顧誠何心哉凡聖人著之於經者使後人信不使後人疑故度邑有建庶之文恐學者不得其說不以列於百篇百篇義皆可知恐學者亂之後系以序蓋讀百篇而明其義則所刪之餘皆可讀也傳之者人各異說至孟子時經已亂故曰盡信書則不如無書疏通知遠之教如是其難哉孟子曰頌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論其世也欲論其世非孔孟無由也

謹案梓材篇王啟監以下至篇末皆周公與王言蓋因誥康叔而並戒成王之辭古人文義不拘猶康誥酒誥之王爲成王而所言仍周公之言也曰今王曰王謂成王曰先王曰后謂文王武王追述先王時之庶邦丕享兄弟方來以勤沖人與康誥序首四方民大和會侯甸男邦采衞始終相應乃三篇之總歸也其時四方諸侯咸在故周公因誥康叔幷編戒諸侯且以勉王如此

莊先生曰凡書言又曰者皆重文省讀如秦碑大夫字只作夫二之例康誥篇非女封刑人殺人者言不得以私意刑殺人也

無或刑人殺人非女封者言女之屬國及大夫卿士專刑殺人
女亦竟罔聞知也下當重讀非女封三字言非女封劓刖人無
或劓刖人非女封則當爲刖詳經義述聞其義亦然舊以又曰入正文讀
之非也書大傳甫刑篇引又曰茲殷罰有倫倒知康誥丕蔽要
囚下當重讀上文師茲殷罰有倫六字與上非女封四語相應
舊以又曰入正文而不知重讀亦非也多士篇末王曰又曰時
予乃或言爾攸居王曰下亦當重讀上文爾小子乃興從爾遷
句舊但以又曰爲衍文而不知重讀亦非也君奭篇又曰無能
往來亦當重讀上文虢叔閎天泰顛散宜生南宮适五人無能
能也言此五人豈無能往來乎重言以起其能猶大雅予曰有
疏附有先後有奔走有禦侮之意舊以又曰入正文而不知重

讀亦非也

成王在豐欲宅洛邑使召公先相宅作召誥

莊先生曰宅洛邑者武王之志周公成之在康誥曰周公初基
作新大邑于東國洛必推其所以作者曰成王欲宅洛邑亦可
見周公未嘗履天子之籍聽天子之斷矣成王未知周公之志
雖周公之聖而不能無所疑詩曰公歸無所于詩曰公未得禮也
又曰無以我公歸兮言無與公歸之道也皋人既得東土以甯
定天保依天室公其不廢顯服之命者于是焉而成王勿及知
公雖歸如天下何故必曰成王欲宅洛邑而後周公克以誕保
文武受命也有聲之詩曰匪棘其欲遹追來孝享帝立廟繼志
述事莫大焉在易渙之蒙曰渙汗其大號渙王居无咎風以散

之坎以勞之衆以衛之艮以居之王乃在中爰假有廟公功肅將祗歡實惟曾孫篤之然非承之者渙其羣則上下不交之象也故曰无咎其之訟曰渙其羣元吉渙有丘匪夷所思渙體自否否二之四其否乃離否之貞其羣陰也坤丘也丘之渙坎也有震之動艮成之中明勛偶王緊保奭是賴巽爲乾天也震爲離明也艮之思不出其位爲巽則入入而不傷坤渙而成坎也稽謀自天所思幸合于周公王居之正位實渙其羣者之光大也故曰元吉觀召公告成王所以祈天永命者知風雷之變雖震于天之動威而匡過弼邪啟迪者非一日也尚書于召公終始書之曰太保其以此與

召公既相宅周公往營成周使來告卜作洛誥

莊先生曰洛誥之書周公誕保文武受命于是乎成周頌曰維天之命於穆不已於乎不顯文王之德之純假以溢我我其收之駿惠我文王曾孫篤之太平告文王之詩也孝經云孝莫大于嚴父嚴父莫大于配天則周公其人也昔者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是以四海之內各以其職來祭洛誥備矣文王受命而郊以后稷配故酒誥曰惟天降命肇我民惟元祀周公致太平宗祀明堂告成功于上帝以文王配故洛誥曰記功宗以功作元祀元祀者配天之祀也禮祖有功而宗有德洛邑既成尊文王爲太祖洛誥曰承保乃文祖受命民又曰乃單文祖德書之稱文祖始于此周公之制禮作樂成文武之德也禮中庸記已推言之天之所以爲天曰不已文

王所以爲文曰德之純純之爲言大也天之命惟聖人格知之弗永遠念天威越我民罔尤違惟人是不知聖人之德之大亦不已也非惟文王爲然武王告周公曰昔皇祖底于今勤厥遺德顯義告期付于朕身自后稷以來世世修德惟不已也又曰子又不顯朕皇祖不得高位于上帝女幼子庚厥心三聖之相代惟不已也使其或已寶命隊矣后稷且不得配天況文祖明堂之享乎周公居東所憂患者此也文王蒙難周公救亂皆在于易文武之再受命周公告成功有雅頌之文本之幽鑑遹書傳著其義使尙論者有考焉今文尙書傳云書曰乃汝其悉自學功悉盡也學效也傳曰當其效功也於卜洛邑營成周改正朔立宗廟序祭祀易犧牲制禮作樂一統天下合和四海而致諸侯皆莫不依紳端冕以奉祭祀者紳大帶也其下莫不自悉以奉其上者不自悉以奉其祭祀者此之謂也盡其天下諸侯之志而效天下諸侯之功也廟者貌也以其貌言之也宮室中度衣服中制犧牲中辟辟法也殺者中死割者中理搢弁者爲文搢弁或爲振非當言搢韍韍蔽膝也有容椓杙者有數杙者繫牲者也太廟之中縯乎其猶模縷也言文章之可觀也天下諸侯之悉來進受命周公而退見文武之尸者千七百七十三諸侯八州二百一十國畿內九十三國此周所因于殷九州諸侯之數皆莫不磬折玉音金聲玉色磬樂器其音曲折玉音金聲言其宏毅之調也然後周公與升歌而弦文武諸侯在廟中者伋然淵其志和其情伋然變動貌然後曰嗟子乎此蓋吾先君文武之風也夫子成王也及執俎抗鼎

執刀執匕者負牆而歌憤于其情發于中而樂節文卑賤者尚然況尊貴乎故周人追祖文王而宗武王也是故周書自泰誓就召誥而盛于洛誥故其書曰揚文武之德烈和恆四方民是以見之也孔子曰吾于洛誥也見周公之德光明于上下勤施于四方旁作穆穆至于海表莫敢不來享以勤文王之鮮光以揚武王之大訓而天下大治故曰聖之與聖也猶規之相周矩之相襲也謹案莊先生初說曰夏時初歲祭郊也篇中祭歲即禘也三王之郊一用夏正此蓋先郊後禘郊以稷配天禘以文武配上帝曰烝者周禮所謂以禋祀祀昊天上帝也其禘礿之禮當是五年一祫而周頌無樂章可攷或即雝與我將祀文王於明堂曰維羊維牛此用特者蓋變禮也周公不之魯封伯禽以爲周公

主魯于是有六廟亦變禮也鄭以此爲祫祭文王武王于清廟恐未然此先生初說以爲先郊後禘也其後又曰成王以七年十二月初至洛邑至則告文武于廟命周公後成王本欲于鎬之辟雍命公後而以秬鬯二卣使周公于洛之明堂告太平于文武以明公功且言已不敢當之意周公則以毖殷之事爲成王命已者至于太平制作乃王之成績非臣下所敢專故成王以其年十二月至洛也成王祀于新邑咸秩無文宜先郊後廟而以十二月先告文武于廟八年正月朔旦冬至始祭天者蓋以命公後而先告文武于宗宮與時祭異故用特牛蓋戊辰烝祭歲南郊之祭即夏時之正月啟蟄初歲祭也入太室祼明堂之祭也戊辰爲八年之元日明堂特祭文武告周公後爲七年

十有二月自是二事劉歆鄭康成說俱非也此先生後說以爲
先禘後郊也今從後說
謹案王者功成作樂治定制禮時洛邑初造禮樂未制肇稱殷
禮先用殷禮也咸秩無文者如以密嶽爲中嶽之類翟方進傳
引此文孟康注諸廢祀無文籍咸祭之是也宗以功作元祀者
孝經詩序所謂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此周公以義創夏
殷所未有也明堂之禘惟文祖烈考配位在堂上與享者十亂
文母亦在臣位所謂受命篤弼在功載者也惟命曰者成王命
周公與享明堂若商阿衡之與享于大禘也俗儒遂以爲成王
錫魯郊禘矣既告明堂則復禋于文武之廟告成洛邑王命周
公攝主祭故以秬鬯二卣周禮廟用卣精意以享曰禋蔡九峰

以敬則用祭器以秬鬯爲賜周公則文侯之命江漢之詩皆以
一卣且亦賜之以祭告其前文人也鄭以爲告五帝太皞之屬
非也周官上公之禮再祼而酢鄭注謂宗伯攝圭瓚璋瓚祼王
與后賓乃酢王亦非此禮也王賓殺禋句咸格王句入太室祼
句王賓二王之後殺當爲秉古文希與秉形近而誤秉禋即奉璋也格王
謂嘏王格假嘏古通致嘏辭也太室清廟中央之室室中二祼此祭
文王武王王初祼各一王賓亞祼亦各一詩所謂殷士膚敏祼
將于京也命公後作冊在成王即位之七年十有二月事在前
而史後書後禘祭也戊辰烝祭歲謂八年之元日事在後而史
先書先郊祭也誕保文武受命謂武王崩後周公總百官喪畢
定東土建侯衛作洛邑以終武王之志至此制作禮樂告成太

平凡七年也蓋武王崩踰年成王卽位稱元年此七年卽成王之七年也若周公踐阼稱王改元紀年之邪說自孟子沒後大義乖反皆託洛誥復辟明農之文而不察其本訓馬鄭諸儒又從而播其狂瀾莊先生旣辭而闢之矣予復順經文疏通證明之如此

成周旣成遷殷頑民周公以王命告作多士

莊先生曰周公之相成王黜殷命也殷遺民旣建侯而撫之至其大夫卿士坿誓所謂暴虐于百姓奸宄于商邑者也武王赦而不誅及成王立復助四國以畔非頑民而何周公東征所誅者武庚而已奄君則遷之頑民則遷之比事臣我宗多遜自一話言至于十話言猶武志也康誥酒誥梓材繫之成王多方亦繫之成而後文武所受之民有以和協而先後之也經曰商王士序曰頑民殷遺多士是也當移多方篇爾惟克勤乃事克謂之頑民而或乃云周之頑民商之義士豈其然乎

又曰惟我事不貳適惟爾王家我室云云此言武王勝殷殺受立武庚祀之事也公羊春秋誅君之子不立三王通義禮喪服小記父爲天子諸侯子爲士祭以士其尸服以士服鄭注謂誅君也武王念殷受身膺天討而立武庚以奉殷祀非正也天惟五年須暇之武王何敢遂黜之孟子所謂聖人之于天道也命也昔朕來自奄予大降爾四國民命云云此言成王黜殷命殺武庚誥庶邦之事卽多方是也當移多方篇爾惟克勤乃事克

閱于乃邑謀介接讀移爾遲遯句下比事臣我宗多遜卽召誥之庶殷丕作洛誥之殷獻民亂爲四方新辟是也多方作于成王三年商邑甫定辭駿厲而嚴肅多士作于成王八年成周旣成辭和風而甘雨故此篇夏迪簡在王庭有服在百僚與多方迪簡在王庭尙爾事有服在大僚二篇前後相應惟多方述成王伐奄時事未營洛邑不得云自時洛邑此爾乃尙有爾士四十字與多方爾乃自時洛邑三十九字彼此錯簡當互易之余非敢蹈宋人改經故轍亦以五誥錯簡昔人已言存疑載疑以俟來哲云

周公作無逸

莊先生曰周公之戒成王也初來自奄作立政謀作大邑作梓材成周旣成作無逸此三書者萬世持盈守成者之鑑也序例同

召公爲保周公爲師相成王爲左右召公不說周公作君奭

莊先生曰說者謂成王幼周公攝政當國踐阼召公疑之故作君奭太史公魯世家漢書王莽傳同其說固起于孫卿之後或又謂周公旣攝政不宜復列臣位故召公不說馬鄭尙書注卽前說而小變之徐幹中論同要皆不明君臣之義聖賢之心疏通知遠之敎者也漢儒毛公學最醇或以爲其傳自孫卿故于豳亦言攝政然詩故訓傳有孟仲子高子無孫卿其說維天之命伐柯小弁諸詩本之子思孟子孫卿且非之則其傳授之次序不盡足信且無論雅頌卽豳風言之曰遭變曰救亂曰成王未知周公之志曰諫朝廷之

不知曰周公未得禮此豈履天子之籍云爾哉如馬鄭諸家之說周公歸而後攝政不當復云遠則四國流言近則王不知也是所謂攝政者其百官總己以聽冢宰之謂公劉序云成王將逮政亦三年免喪之時與七月陳致王業之艱難同義而七月序云周公遭變者成王未迎周公以前于詩皆爲變風也毛詩雖出于孫卿以後其傳自子夏故視三家爲最醇其言攝政逮政必不同孫卿明乎孫卿之說之妄而後君奭之義可得而說夫周公之遭變豈獨成王未之知卽召公亦未之知周公爲言天命不可恃而先王之道大行在乎人與維天之命之詩相表裏在時二人天休茲至惟時二人弗堪所謂誠以溢我也禮儀三百威儀三千其我責者顧不大哉苟非至德何以收之周公

收之召公勛之成王篤之咸成文王功于不怠非所以駿惠文王之德之不已與于時周公之志惟以告召公鴟鴞之詩君奭之書皆作于一時成王未敢信而召公已說風雷之變爰啟金縢蓋自太保發之矣序君奭于成王征之前所以著召公之不失成王之善補過也必曰召公爲保周公爲師相成王爲左右者本之武王之命且著周召之同心以備成王也君臣之義聖賢之心皆見于此此疏通知遠之教也章句之儒何足以明之

成王東伐淮夷遂踐奄作成王政 釋文政馬作征

莊先生曰周公之書始于金縢自大誥以至無佚所以育成至德誕保文武受命者備矣而成王所以爲成則有成王征以至顧命康王之誥故特著之曰成王征與太甲高宗肜日同例成

王未知周公之志天戒之以風雷之變遂感悟而親逆周公于
奄踐之爲言履也我國家禮亦宜之天下之人
莫不以爲宜也鄭讀踐爲翦翦滅也今文尚書傳云踐之者籍
之也籍之謂殺其身執其家豬其宮皆非是既
殺其身矣將蒲姑序所云遷其君者何人也蓋周公東伐淮夷
時成王至奄故題曰成王征他如黜殷命伐管蔡序皆繫之成
王豈皆成王親往征之邪鄭謂周公謀之成王臨事乃往亦臆
說也成王之踐奄非以伐淮夷之故以踐奄爲伐淮夷從而曲
爲之說甚者幷舉末世殘暴之事以誣
聖人適爲亡新作俑耳立言可不愼哉豳詩有之曰我遘之子
籩豆有踐又曰我遘之子袞衣繡裳酒食之需非衣絮之戒矣
是爲需之泰自是上下交而其志同矣成王親逆周公詩書皆
明載之以示周道安危所繫故序以爲成王之書首篇孟子曰
周公相武王誅紂伐奄三年討其君驅飛廉於海隅而戮之滅
國者五十驅虎豹犀象而遠之天下大悅書曰丕顯哉文王謨

丕承哉武王烈佑啟我後人咸以正無缺又曰有佼不爲臣東
征綏厥士女篚厥元黃紹我周王見休惟臣附于大邑周鄭康成注
禹貢引允征云篚厥元黃昭我周王蓋誤以成王征爲允征云
耳否則夏書不當云周王也雖增多篇目有允征無成王征然
馬鄭諸家皆未嘗爲之注又與劉向父子所引互有
同異孔疏以爲僞書知非無據鄭所引卽孟子文也此成王征
將蒲姑之逸篇也不爲臣謂商奄五十國周公東征之詩曰制
彼裳衣勿士行枚安其民以禮無有間諜微行之事紹繼也成
王之至其見其德之美復繼武王莫不中心說而誠服是固文
武啟佑之四國旣正天下遂無缺乎丕顯丕承所以紹文武之
謨烈者猶大有事也周公告召公蓋卽申無疆之恤以反復於
天命之不易與豳詩之卒章曰公孫碩膚德音不瑕公孫成王
也必言成王之德音不瑕而後周公不失其聖故成王征洛誥

之本也

成王既踐奄將遷其君于蒲姑周公告召公作將蒲姑

義已見成王征篇

成王歸自奄在宗周告庶邦作多方

莊先生曰成王歸自奄在宗周作書告四國多方多士經云昔朕來自奄予大降爾四國民命是也周公之東征惟是敎告之戰要囚之至于再至于三三年之中多方以定所誅者武庚一人而已其餘或遷之或廢之謂之迷民務和協先後之孫卿子曰文王誅四武王誅二周予小子其永監于時成王之致刑措讀多方者可不念哉

成王既黜殷命滅淮夷還歸在豐作周官

莊先生曰成王歸自奄至于豐以黜殷命滅淮夷告文王廟遂以作洛之事命百官洛誥曰予齊百工伻從王于周予惟曰庶有事是也假樂之詩曰宜民宜人受祿于天保右命之自天申之又曰之綱之紀燕及朋友百辟卿士媚于天子不懈于位民之攸塈言周之在位多賢天所以申命成王也夫繼體守文之君莫不受命而太平之基在于得賢序周官而次以立政七年之閒制禮作樂周道大成豈非得人之效哉

周公作立政

莊先生曰讀立政而知聖人之有作必集衆賢而後成也大臣之事君必進衆臣以共治也人主之立政必擇賢而儐乂勿以已意閒之勿以憸人誤之也周頌與書相表裏訪落嗣王謀於

廟也于書爲周官所謀者周公之志文武之事也既朝于廟以訪羣臣四國不靜多難始平至於恭武王之大訓以誕保文祖受命民猶未成也紹庭上下陟降厥家明堂之饗敢或緩乎將予就之繼猶判渙所謂誠以恤我也非周公孰能收之聖人之作禮樂必徵諸庶民況羣臣乎修身事親知人知天有一不備道不虛行天之命不已而聖人之德之大亦不已前王之所受命後人不緝熙之則遏佚之也安可恃乎保厥家者監厥士日就月將尊所聞行所知以至于高明廣大惟嗣王厚行之故敬之之詩所以答羣臣進戒者尤兢兢焉周公復申之以立政夫庶獄庶慎一有不乂恐王國之不克長況能致太平作禮樂故立政者洛誥之先事也不可不知也

謹案曰立政任人準夫牧作三事者古者官制若六卿若師保若四輔若牧伯有專職者有兼官者三事大夫在王左右者常數千人不皆專職傳以當任準人牧治天地人三事郎漢書引司馬主天司空主土司徒主人之說非周初官制也曰虎賁掌宿衛綴衣掌衣服趣馬掌玉馬各數百人立小正以統之若今領侍衛內大臣內務府總管是也左右攜僕百司者如僕人師射人師之屬其屬亦百司也曰庶府大都小伯藝人表臣百司者庶府周官有九府主貨財鄭注大都在畺地爲公及王子弟所食采邑立小伯以統之藝人表臣百司者古者工執藝事以諫若今科道亦百司也曰太史尹伯庶常吉士者周官太史副貳太宰尹伯對上小尹

小伯言之董子以周召太公與史佚列四輔則太史非下大夫尹伯者若今翰林院掌院學士教習庶吉士者也庶常吉士謂九德之士總上三事以下言之傳疏據周官以趣馬爲下士左右攜僕謂寺人內小臣等百司庶府謂百官有司之下主券契府藏之吏其下賤人非百官有司之身庶常吉士謂衆掌常事之善士爲長官者不爲長官則百司也皆非也曰司徒司馬司空亞旅者此侯國官制司徒司馬司空三卿也亞下大夫也旅上士中士下士也周官太宰施典于邦國所謂設其參傳其伍陳其殷置其輔是也曰夷微盧烝者夷微盧皆從武王伐紂之國烝君也立之君而不爲官制從其俗春秋治夷狄無大夫之義也曰三亳阪尹者鄭云三亳湯舊都之民服文王者分爲三

邑其長居險故曰阪尹蓋東成皐南轘轘西降谷云云此泥阪字而爲之說言蓋疑辭皇甫謐以蒙爲北亳穀熟爲南亳偃師爲西亳後案駁之當矣經意蓋以前代舊都亦不以封諸侯阪則九州之險王制所謂名山大澤不以封諸侯者皆立尹以統之漢制郡國襍治本此史記序立政在周官後則此乃周公相成王時所定制鄭以爲文王時涉下文而誤也曰庶言庶獄庶慎者庶言毀譽之言出納之責在準人庶獄訟獄之事輕重之科在司寇庶慎財賦之則出入之總在司會有司百司也牧夫其長也牧夫職其要以達于王其言是者則順之其言非者用違之言文王務持大體不以苛察爲明也庶獄庶慎言罔敢知而不及庶言聽言者人君之事惟獄訟財賦事有專職陳平爲

漢相亦言有主者不敢兼也末曰太史司寇蘇公式敬爾由獄以長我王國茲式有愼以列用中罰者列古例字禮服問上附下附列也鄭注等比也言蘇公能矜愼用獄以永延國祚茲用其條列著爲中典刑平國用之若世輕世重則上附下附可也戒後人無造獄至暴秦用商鞅法令如牛毛不旋踵而亡敬愼之訓勿誤之戒非保邦永祚之大本與

成王將崩命召公畢公率諸侯相康王作顧命

康王既尸天子遂誥諸侯作康王之誥

謹案今文顧命康王之誥爲一篇蓋異序同篇也古文無壞我高祖寡命以上爲顧命篇故鄭注緇衣引作無壞我高祖顧命寡顧聲之轉耳蓋取篇末二字名篇也白虎通曰緣終始之義一年不二君故吉冕受銅古文同琱今文作銅稱在以接諸侯明繼體爲君也釋冕藏銅反喪明未稱王以統事也公羊桓元年何注先謁宗廟明繼祖也還之朝正君臣之位也事畢而反凶服焉此謂踰年即位之禮禮云君薨太子號稱子待猶君也公羊子曰緣民臣之心不可一日無君緣終始之義一年不二君不可曠年無君也文曰以諸侯之踰年即位亦知緣孝子之心則三年不忍當也文曰以諸侯之踰年即位也以天子三年然後稱王亦知諸侯于其封內三年稱子也董子曰天子三年然後稱王經禮也有故則未三年而稱王變禮也康王以子繼父非有他故而稱王者史臣之辭也禮王制曰喪三年不祭惟祭天地社稷爲越紼而行事曾子問孔子曰天子崩未殯五祀之祭不行已葬而祭郊特牲

云郊之日喪者不哭不敢凶服案先王既大斂嗣王受冊命以
爲天地社稷宗廟主易毳冕禭裳卽祭主位告祭之禮視朝夕
饋奠有變遂出畢門以見諸侯于朝覲之禮亦有變事畢而反
喪服上體先王敬奉天祖俯答臣民之義此蓋周公制文家法
變古之質爲百世通行者也曾子問君薨而世子生之禮孔子
曰大祝禈冕執束帛升自西階盡等不升堂命毋哭鄭注將有
事宜清靜也禈冕者接神則祭服也諸侯之卿大夫所服禈冕
絺冕也元冕也士服爵弁服大祝禈冕則大夫又三日負子太
宰太宗太祝皆禈冕是無于禮者之禮于經禮有變也得援吉
凶異道不得相干之說以譏之乎宋孫覺蘇軾等以爲使周公
在必不爲此非禮之禮孔子特取其訓戒之詞耳殆未達于節

哀順變因時制宜之義矣
又案太保命仲桓南宮毛俾爰句齊侯呂伋以二千戈虎賁百
人逆子釗句于南門之外延入翼室恤宅宗句俾爰者扶掖之
名喪服四制云不言而事行者扶而起言而后事行者杖而起
蓋天子諸侯世子居喪皆扶而不杖記曰扶君僕人師扶右射人師扶左桓毛則其人也
呂伋康王之元舅以諸侯領虎賁氏二千戈者呂伋之佐南門
路寢之南門喪大記君拜寄公國賓于位爲寄公國賓出蓋成
王之喪有二王之後來弔祭康王宜拜送于南門之外翼室路
寢之東夾室有梁闇曰恤宅也韋先生曰路寢之制如明堂皆
五堂五室室之有北戶者曰房南有戶牖北有牖無戶者曰室

居中者曰太室居東二室曰木室火室居西二室曰金室水室
木室卽東夾室水室卽西夾室中堂有兩楹東堂之東西堂之
西有牆爲東西序直火室之東金室之西序之外亦曰東堂西
堂又曰東箱西箱古宮室可攷之制如此鄭以鎬京無明堂以
攷工記之明堂爲周公作洛之制恐未然也又曰太保降句收
諸侯出收當爲以形近誤廟門侯句太保下堂以堂下諸侯出畢門應
門雉門而於文王廟門俟者俟王受朝享也古者朝享皆受之
于廟周公宗祀文王爲文祖文子文孫受終之禮皆于是行焉
傳解收爲有司徹解廟爲殯之所處皆非也又曰王義嗣句嗣當爲
詞字之誤詞辭古今字也德答拜句義辭謂固辭非禮辭也下堂而辭不受
朝禮德升也升亦進也

又案立政周公所以戒成王也曰其克詰爾我兵以陟禹之迹
顧命太保所以戒康王也曰張皇六師無壞我高祖寡命何哉
周公以周家忠厚開基慮後王積弱爲蠻夷所逼故大建親賢
以守衛中國特著詰兵之訓召公以成康之閒刑措四十餘年
不用人情逸豫則怠惰而忘創業之艱難文武之宜光大訓幾
何不墜于地矣故于嗣王新政之初首戒以天命之不假易祖
宗之不忘危亡者俾敬受此丕丕基厥後穆王遠征祭公謀父
曰先王耀德不觀兵宣王整我六師以復文武之業則詩人美
之曰矢其文德洽此四國是知揚耿光大烈者在于振乾綱不
在勤遠略矣
康王命作冊句畢分居里成周郊句作畢命

莊先生曰鄭康成謂畢命逸篇有冊命霍侯之事不同與此序相應則非此篇也劉歆三統術引畢命豐刑不可信畢終也周公相成王致太平成文武之德大誥所謂曷敢不于前甯人攸受休畢梓材所謂用懌先王受命也周公成王未竟之業至康王始畢之故曰成康之隆刑措四十餘年不用

魯侯伯禽宅曲阜徐夷並興東郊不開作費誓

謹案曾子問鄭注言伯禽時有戎夷作難雖有三年之喪卒哭往征作費誓疏謂遭母喪也魯世家以爲伯禽卽位後有管蔡等反淮夷徐戎亦並興反伯禽率師伐之于肸作肸誓案成王踐奄滅淮夷而後封伯禽書序甚明世家誤也段氏據說文魯東有郕城郕爲徐之或體魯世家頌公十九年（上距獲麟之年計二百四十餘年楚伐我取徐州後五年楚滅魯徐廣謂徐州在魯東今薛州索隱謂說文郕邾之下邑在魯東紀年亦謂梁惠三十一年下邳遷于薛故名曰徐州則徐戎在魯東切近擊檮相聞故曰東郊不開成王周公旣平東土乃以青兗冀三州之地封太公召公伯禽爲三州諸侯之長以革其俗伯禽秉周公之訓報政遲至三年周公嘆曰後世其北面事齊矣以魯之爲國迫近戎夷禮樂難施干戈難靖故春秋時齊晉强則依以立齊晉衰則依于吳楚其勢然也孔子序書百篇皆三代廢興之大政于侯國之書唯費誓秦誓二篇費誓在周初視商誓坰誓周公成王之書則褊矣奚取乎爾奚取而序之穆王書中爾曰此周之變書之始志荆蠻猾夏之萌也說在周史伯之對鄭桓公矣姜嬴

荆芊實與諸姬代相干也平王沒而齊晉秦楚代興是四國者東遷以後之四伯也楚入春秋始大雖同晉襄秦穆之世而詩書不足錄詩頌魯僖曰戎狄是膺荆舒是懲孟子曰周公方且膺之春秋貶荆外楚之志也魯之亨國久遠與周相終始故特敘棐誓志徐夷之並興以卜其終滅于楚士燮蔡伸之命蔡爲誅君之後後亦滅于楚也疏通知遠之教即春秋寓王于魯楚不書葬之義也孟子曰詩亡然後春秋作吾亦曰書亡然後春秋作

呂命穆王訓夏贖刑作呂刑

謹案大雅崧高篇云甫侯相穆王訓夏贖刑周本紀曰甫侯言于王作脩刑辟命曰甫刑則此序呂命穆王訓夏贖刑云者謂呂侯命穆王猶緇衣鄭注云傳說作書以命高宗也故篇首曰呂命此周史特加之詞言是時穆王耄荒命由呂出也左氏春秋載叔向之言曰周有亂政而作九刑即呂侯所作之贖刑亦謂之祥刑言重罪亦不死實開後世枉法鬻獄之始故書傳記孔子之言曰甫刑可以觀誠申呂齊許皆炎帝太岳之後周之外戚呂侯或呂伋之子若孫　觀其述三后舉伯夷明刑以攘皋陶之功且加諸禹稷之上蓋伯夷呂侯之祖也目無周室代王爲政是此篇著外戚專政變亂典刑亦志齊晉代興之始爲變書之次故鄭本書序以呂刑次棐誓不以次冏命明此爲甫侯之書非穆王之書也僞孔不知而移之豈知編次之旨哉

莊先生曰墨子尚賢篇引羣后之逮在下明明棐常鰥寡無蓋

十四字在有辭有苗之下正義稱鄭以皇帝哀矜至罔有降格皆說顓頊之事皇帝清問以下乃說堯事則鄭本亦同墨子也趙岐注引甫刑帝親問下民蓋今文尚書名甫刑無皇字古文尚書名呂刑作君字其作皇者蓋衛包所改故孔傳釋文皆作君帝釋文云君宜作皇字帝堯也蓋君帝對上帝而言前謂顓頊後謂帝舜于周法舜宜稱帝不宜稱皇也此卽舜伐三苗之事

王錫晉文侯秬鬯圭瓚作文侯之命

謹案馬本書序無平字故史記晉世家劉向新序善謀篇皆誤以爲襄王賜晉文公命馬亦同誤也蓋孔安國所傳書序無平字去平者孔子時削之使不得繼於武成康穆也猶春秋王不稱天則儕於吳楚蓋深痛篡弒之禍始於平王故於詩則降爲國風次於邶鄘衛之後序書則貶去平字以著春秋寓王建元之義微言大義孟子傳之左氏云周之東遷晉鄭焉依此亦志晉伯之始也又案馬騶曰左氏內外傳毛詩序史記竹書具載幽王嬖褒姒廢申后及太子宜臼太子奔申王立褒姒爲后伯服爲太子申人及犬戎入周弒王及伯服申侯魯侯許男鄭子立宜臼于申號公翰立王子余臣于攜平王元年東徙洛邑晉鄭秦衛定王於成周厥後晉文侯殺王子余臣於攜文侯之命報其立已之功望以殺攜王之效也平王既立於申自申還洛又使周人爲之戍申則幽王之弒不可謂非平王之志矣諸侯但知其冢嗣爲當立不察其與弒爲可誅虢公有見於此而立攜王文侯殺攜王而平王之位定夫子錄此篇蓋著其事而惡

自見莊宗伯毛詩說以雨無正之二章云庶曰式臧覆出爲惡
刺攜王之奸命卒章云謂爾遷於王都曰予未有室家正月之
九章云終其永懷又窘陰雨刺平王之不復宗周也合詩書以
觀而平王之罪自見春秋所以作也
秦穆公伐鄭晉襄公帥師敗諸崤還歸作秦誓
謹案孔子序周書四十篇東周之書惟文侯之命秦誓二篇而
已合而讀之一爲孱弱之音一爲發憤之氣興亡之象昭昭也
春秋書晉人及姜戎敗秦於殽公羊子曰謂之秦夷狄之也詐
戰書曰盡也穀梁子亦曰徒亂人子女之教無男女之別秦之
爲狄自殽之戰始也秦穆不用蹇叔百里子之謀千里襲鄭喪
師遂盡晉襄背殯用師亦敗而稱人序書何取焉取其悔過之

意深美閎約貽厥孫謀將以霸繼王也詩書皆由正而之變詩
四始言文武之盛而終于商頌志先世之亡以爲戒書三科述
二帝三王之業而終於秦誓志秦以狄道代周以霸統繼帝王
變之極也春秋撥亂反正始元終麟由極變而之正也其爲致
太平之正經垂萬世之法戒一也

皇清經解續編卷三百二十一終

仁和葉維幹
上海范本禮校